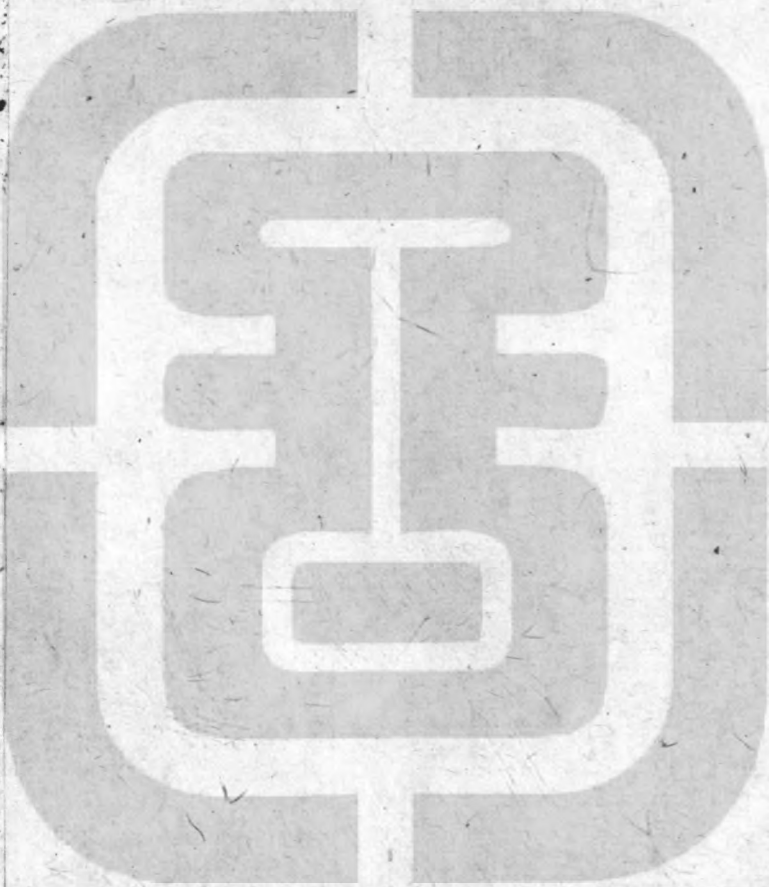


祁縣志

卷一



詩

麓臺龍洞

附戴廷斌八景注



洞在麓臺山龍祠深四丈強洞口時有風聲雨氣
近之寒慄洞脅嵌空分四小洞正北一窗是爲潛
宅內有水池細橫三木朽若終古如不勝梁者實
爾精材過此則霜芽雪筍肥乳泉矣南二小洞一
則太子據之蓋龍孫也一則潤濟侯據之水凝石
滴正復不異是皆澤昭餘之神東南搏一洞幽不
可測大都黏雲濁霧皆帶龍腥探之者毛髮參鬣

膚寸之間若嬰逆鱗無敢深入但生疑肅

知縣劉銳

南望層巒倚翠臺孤峯挺矗肖飛來清宵豁落千嶺月籠
徑谿衍萬里雷靈氣時蒸十日雨瑤光常現五雲洞邴民
無俟桑林禱洞口龍吟旱魃回

又

太原傅山

麓臺洞口樹冥冥老栝長松響不停龍去深林風雨黑龍
歸雨歇滿山青

昌源春水

源出武鄉胡中山... 舟水合龍舟... 碎泉始西北流又西經縣北入於
汾乃名昌源斛水斗泥鋤雲鍾雨灌溉之利俾於
鄭白所經處人多種竹雲稍修纖不綠而白若太
始雪矣

邑人武尚綱

遠澗飛流接野灘波翻晴雪蹴橋寒農家贏得勤生計灌
漑良田兆歲安

又

傅山

昌源竹子臨春水鏡裏雲梢影勞若得才人似長吉不
妨斫取寫離騷

又

西河胡 庭

沮如流澌春澤開分花界柳絡山隈若非織女機邊出會
自堯源洞口來

贛山晚照

山在縣東南六十里晴巒朗岫下臨風雨石樹和
合巖從蒼葭逸民隱士多於此篤幽貞焉是有幽
仙之誌蘭每裁御已六石轉不來不日不月虛室生
白誰角出殿夕同人出慧光不夜偏照幽人

劉 銑

峭壁巉岩繞翠微一山掩映萬山圍峯巒也向雲霄出雨
露還蒙草木菲荒峽斷猿悲白晝平林啼鳥轉陽暉恩光
莫訝沾衣晚先到樓臺今始歸

又

邑人周繼芳

中峯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松
標古岫踈竹動微醺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又

胡 庭

蜀王石鏡懸金馬蜀女烟鬟界玉繩野寺山僧眠乍覺
隔林疑認佛龕燈

龍舟夜月

盤陀一川沿遡龍舟峪水峪村北關稍不荒落烟
稠山寺風滿酒旗估客遊子於焉解鞍荆籬密固
息旅愁矣東巖一潭寒泓淨拭孤雲溪側飛鳥不
外正不在遠殊愜幽興每晦日斯際峰虧巒蔽而
金波玉漣之月頗免私明蟾蜍偷漾豈嫦娥又將
寄竊藥於此耶奇為觀矣

邑人呂師賢

龍舟橫帶幘山東水勢滔滔湛碧空幾樹晴嵐浮遠岫一
輪明月麗高峯光搖雲漢隨人轉影射樓臺到處同
清暉終夜好年年還似仲秋中

又

北直周之栢 參政

河漢無聲天氣清東山矗起驛雲平誰憐世局如長夜故
遣蟾光晦日生

高峯積雪

高峯在幘山東十餘里峻削孤寒冬夏有雪山經

所記正復有數西北寒門風氣爾耶竹綠水崖花
紅霜障蘊隆登眺愈益艷人心目至於沍寒欣躡
松灌了了拔白飛素遙通雪山矣

知縣徐文泌

晚來杖策步巍巔始信龍峯別一天玉馬銀猱時掩映
花柳絮日鮮妍四郊快靚謝家樹百里欣瞻雍伯田可是
化工應有意故教三白表豐年

又

周之恒

西竺繇來著雪山六北山疑玉嶺嶠攀而今晉地清涼甚六
月寒生雪亦頑

又

胡庭

隨意竟陵烹雀舌天然摩詰寫芭蕉暖因怕種紅塵果故
遣炎蒸雪不消

故縣龍槐

故縣卽晉祁大夫奚食邑在今縣治東南十五里
有老槐一章豐本臃腫臃枝卷曲匠者不願鄉無
何有雖以不材得全其天年政大夫舊德今茲猶
在祁人護之有過甘棠云耳又非大槐安國夢遊

者比也

邑人孟盛

故城遺址枕山丘槐若龍蟠景晁幽鱗葉珠西暑雨過虬
枝爪見暮雲收風生五夜吟聲朗雷震長空氣色浮欲共
松虹成變化形神俱往孰能留

又

周之恒

晉賢邑趾近花封喬木當年欲化龍蟻垤可能緣突與南
柯竅破日高春

一橋二井

柏在城西五里白圭山蘭黑團香葉黑潤霜及逸
而望之峭藉雲舉信道梓矣蘭有二井相去十餘
步柏居其間喬柯分陰溪根取潤楝轆雙響瓶綆
齊捷浮以輕葉左右互達同源共脉而一井一苦
物理乖互殆難推別

周之恒

地脉相連味獨殊漫將格物叩通儒蜀中亦自分鹽火一
葉同源事有無

又

胡庭

功德支分八水無栢花今見井泉殊莫道同源不同味生
恐涇渭太糊塗

沙城斷碑

沙城在縣西北八里按圖志云趙襄子實厥經始
舊有石碑文不可辨有羅者於此獲一鴈去俄而
一鴈接雲墮翮槁擣碑圭俯仰哀鳴晝夜不止聲
既悲於鷓鴣血復類夫杜宇殷若丹砂遂成石華
鴈死而碑斷焉至今春來秋遞風雨晦明之交猶
有聞其哀鳴者卽投身宰堵羽毛護法雖通碑既
殊迷悟亦迴方茲酸醜言非正念道心情緣於此
並重矣

劉 銳

沙暖荒城日孤鴻失偶時矢心直效死引頸苦投碑鴻力
微碑爲折鬼神監鴻泣天地悲鴻節君不見投崖與斷臂
皎皎蒙貞潔又不見剖心與斷舌耿耿秉義烈忠臣烈女
無常見惟有鴻孤死節堪奇絕嗚呼衰草起寒煙子規淚
血啼空山秋風吹殘月高樓夜雨鳴胡笳落日沙城慘暮
雲年年北鄉羣鴈相與招忠魂

又

傅山

夜半沙城月黯然秋風雙鴈影連翩
杜鵑不解相思死口血空啼二月天

又

周之恒

沙磧依稀舊築城鴈聲絕處斷碑橫
峴山多少憐才淚又見西郊羽族名

又

胡廷

片石亭亭倚路岐秋風猶是鴈來時
一篇無字蓮花藏半

截曹娥孝女碑

龍臺龍洞

知縣陳祖法

逶迤入洞口衣帶盡寒色竦身入深窾
亂雲千里黑四洞各離奇儼然如分域
北甯處至尊潛龍為窟宅古木橫深澗
危梁俯空碧稍南聯二穴水乳交凝滴
龍孫與淵濟據之司霖澤東南更深宵
腥風朝暮迫日沒萬鬼號雨來千弩集
奔雷與噴霧鴻濛終古闢茫然驚飛鳥
何從振杖策緬想月上時皎皎炤寒栗
猛將擁嬌娥新花附古栢

昌源春水

其源胡甲來北入龍舟大淙淙更西流
勢遠衆峰背滙合

非一源氣象幻晴晦星漢爛其中清濁光景碎石壁立嶺
吼橫波極西塞白雪何皚皚天青入煙靄既無孟門險不
與滹沱配拳石觸瓊瑰濤流聲淡瀕不特山水觀千夫情
灌既畚鍤響風雷枯槲樹旌旆既荷造化功隄防使勿壞
莫似塞宣房白馬沉河瀨瓠子歌終哀桃花漲難退牲粢
祀河伯旱潦祈無害庶幾沮洳場百川於茲會

憤山晚照

出郭東南望憤山名自昔屈曲入層巒叢陰覆泉石日入
松杉動星辰來几席巖窟猿鶴啼幽棲高士宅嗟茲寄渺
景流連在將夕曉霞飛雨散楓掃暮練白落日衆山陰拍
拍舞幽禽晦冥杳無際雲寒古木深而獨澄秋色不與月
浮沉斜景照林牖餘暉落衣襟散髮人影亂頓忘天地心
策杖自容與我欲謝朝簪

龍舟夜月

太行插青天枯樹來悲風客行哀清秋游覽多朦朧徑歷
千萬轉倏與清谿通峰峰不藏雲湧出青芙蓉女蘿飄蕙
帶秋響鳴山蟲寥寥天宇曠變化窮鴻濛月出動萬山群
象涵碧空谿禽白如霜深入蘆花叢洞開玉女窻直入瑤

池宮仙人披髮嘯鸞鳳操絲桐白光搖寒烟萬里清無窮
鳥啼月漸落倒映溪邊松我來落花晚蹀躞騎青驄寸心
寄幽遐何殊上崆峒

高峯積雪

天地渾一色大雪積林丘鳥道橫天險絕壁難窮搜恍若
銀河開立身瓊花樓鳥跡絕枯樹龍氣潛古湫白蒿何蕭
颯狐兔幾見游遠村四五家茅屋無烟浮對此晶心魂竟
欲陟之杲何來班馬鳴豪士青兕裘抽弓顧我笑仰射天
西頭太行為手臂雁門為咽喉白光吹不斷紫氣連雲稠
邊塞地雄濶長思江南洲篋笈戴漁父獨釣弄扁舟散髮
看梅花烟波長悠悠

故縣龍槐

鳳凰鳴梧桐鸞鶴來荆棘聲名一千載各自矜羽翼一朝
取其材道旁堪嘆息何如輪菌姿千春老顏色青天絕攀
躋俯仰空掩抑城東有古槐當大夫食邑歌舞朝雲散鳥
鵲不欲入桑田幾變更婆娑此樹立仰者如抱壘俯者如
負笈大者如臃腫小者如東濕亞者如瞰淵伸者如喙粒
青葱蓊鬱中蜿蜒龍蛇集君子花自芳東籬不堪挹美人

色自好風雨嗟何及願言托大樹逍遙在原隰

雙井古栢

兩聲常相應兩美常相映伊彼深深井雙欄峙深徑老農
資灌溉少婦持釜甑輓轆與瓶綆昏旦爭相並東西既分
源苦甘亦異性取用各有宜分別何足病一栢峙其中蔭
蓋遂分贈蒼鱗與虬髯古貌而堅心俯視清泉冽仰視古
樹陰古樹搖空碧清泉照寒林井水靜不流源從海宿尋
秋聲直長風樹杪波濤深德鄰曾誌美高下有同音

沙城斷碑

幸婦哭東海能令滄海乾義士五百人捐軀周道歎感慨
萬物理思之常盤桓皎皎秋月明萋萋芳草寒依依托倚
侶百歲相辛酸邊塞苦無食太行高噴阮天涯各期許日
日顧羽翰夫何歎離群相恩絕加餐哭泣碑陰畔不上高
樹巔高樹恐多風何似碑陰安苔蘚久剥落高掛幾千年
飛鳴者為誰願與共九泉鴻死碑已裂一望惟寒烟錦江
有寡婦日日金叵羅道旁有王孫哀哀發浩歌決絕思真
義不如鴻雁多

八景總味

何地不生佳山水何人不思誇靈傑八景之名始瀟湘後
此紛紛欲比絜昭餘綿亘百餘里披圖亦自矜奇絕高峯
千仞璀璨銀光縞衣白紵神仙列春泉屈曲無迴瀾垂鉅榔
戈同截鐵龍湫風雨氣陰森雁碑苔蘚色清徹宛如貞女
素袂懸儼然猛將霜劍掣歸鳥歷亂樵歌還返照一點橫
山穿須臾明月清光繞夜半龍舟倍清妍孤槐婆娑斧斤
絕食德美蔭感昔賢古栢參差覆雙井汲綆携缶相田旋
予來探奇令茲土簿書鞅掌逢迎苦難從山水發奇情出
水或者遲明府遙憶故鄉果孰多何日閒情隨杖屨

灑八景用分八韻

麓臺龍洞 一東

知縣楊振藻

秀鍾南麓逶迤東勢聳雲霄洞隱龍每見氣蒸董澤遠董氏

參龍處在

時還泉湧禹門通

禹門河

潛藏遺種分孫派二小

洞名太子

潤濟餘祠並報功

有潤濟侯祠

願得應祈能降

霽四鄉咸感受嶢嶢

昌源春水 二冬

時屆融和非似冬百泓漸匯菽耕農六支豐澤歸汾界五

馬通光出谷封

一自西北至汾州

韻入松風清影漾波衝

石峽怒聲深昭餘總毓邗川秀可仿流觴修禊蹤

嶺山晚照

三江

有二嶺山逸氏隱上多
居焉上有幽仙寺

疊障重巒迥隔江
蒼葱僻邃隱賢邦
幽人興訪棲真術
仙寺虛開候月窓
牧唱前村歡未夜
鳥投烟樹影偏雙
殘暉猶映溪光色
策杖遲遲漫步杠

龍舟夜月

四支

蕭瑟寒光興自支
不禁磅礴探幽漪
峯峯靜掃塵紛色
澗澗涵曠達思泉
韻調琴和逸句岩
花弱影瀟灑嬌姿
莫教俗事徒執掌
且樂清宵山月宜

高峯積雪

乾坤混合只幾微
危頂茫茫鳥絕飛
玉宇空凝連坐白
銀河影練鎖巔巍
扶印有興難登眺
覓句無憐空歎歎
惟祝季看豐瑞景
不愁四野苦民饑

故縣龍槐

六魚

邗大夫故址古槐一本
老腫枝雕鬱覆可愛

分土封疆賜玉魚
大夫遺姓奮都居
千秋陰綠同棠蔭
百幹花黃共桂舒
俯仰如虬歷歲月
婆娑似蓋龍門閭
滄桑幾變能無恙
不朽芳名載誌書

雙井古栢

七虞

兩井夾古栢于中不數
步許味有甘苦不全

望重遺風始叔虞昔時跡植永沾濡青青喬幹欺霜雪

勺同源辯密茶神井非遙堪共汲長子治有神農井得佳穀晉祠比近

可聯株太原縣西南數里山麓有晉祠及水母殿左右二泉亭晝夜湧流分渠溉田十餘里祠前古栢數株

莫疑物理難明勝造化無言分異殊聳天卧偃若龍

沙城斷碑 八齊

誌載趙襄子遺碑羅者下此獲一雁去俄一雁墮勳據碑哀鳴流血遂成石華雁死碑即斷

禽中比翼似難齊雁獨貞盟共一棲襄子遺文誰有識沙

城古蹟草猶萋羽靈點不能通性頑物傷情亦委泥殘

尚憐孤影閣詩人經覽漫留題

八景總咏

邑人許鴻程

絕頂凝寒玉屑崑高峯積雪水清風浪泊天來昌源春水潛虬出谷

雷聲震麓臺龍洞貞鴈啼紅石刻摧沙城斷碑連上蟾光輝瑤澗龍舟

夜斜穿日影入空峽嶺山晚照蟠蛟曲曲荒城樹故縣龍槐陰覆雙

泉派不開一稻二井

禱麓臺祠

邑人李而洵

屹然獨擅一方雄洞曲離奇未可窮翠巘插空堪落雁錦

泉穿澗已成虹爆沙如獲夷陵石沛澤旋占少女風莫道

不遺無篤詛年年功與禱桑同

史載帝堯初封於陶卽昭餘祁藪地 李而洵

名川有五一昭餘唐帝桐封國肇初北望姚城風撲遼南
隣陶邑俗于睢曆隨寒燠無差晷北構營巢尚舊居古跡
從無人表出短檠翻見古墳書

二帝行宮

邑人許尚學

宮宇荒涼衰草餘唐虞昔駐六龍車旌幢杳杳空烟樹冠
冕蕭蕭作土墟克讓風雲千載見重華日月萬年譽西巡
往事徒陳迹今古河聲震自如

又

周繼芳

一官蕉夢笑三刀萬里孤征舊葛袍序接新秋晴暑烈天
隣絕色暮風高雲瞻遠樹人懷狄檄捧長驅事愧毛亂後
木冠看骨立溺衰誰起爲心勞

廿一年擬解再經備卷夙興語勗因與同志書之

按院祝 徽

無心希速化有志學常惺花發寧虛夢鷄鳴豈惡聲

防賊有感

知縣王允言

醜賊何昌熾乾坤未廓清太陽千古照鬼火暫時明天道
扶華夏人心歸帝京試看忠義士丕振凱歌聲

弟叅將張平山

巡撫詹榮

硯席曾同二十年宦蹤離合總相牽雲中百戰論功後閭外孤忠獨爾先累革已酬當日志遺編真與萬人傳沙場折戟重尋處痛哭西風咽暮蟬

周黨墓

僉憲胡希顏

天王宸聰萬里明中興無日不延英王良仕路何如重伯況功名自是輕黃綺本非逃亂世夷齊誰謂務華名停驂借宿不宿志芳草年年鎖墓青

又

推官楊正芳

祁邑八景詩 有小序

祁城斗大四野蕭條况驛路之衝繁為燕秦之孔道催科撫字有愧陽公選韵賦詩深慚白傅第八景載之誌乘四聲夙所怡情漫爾含毫製成近體敢云出風入雅媲美前人庶幾少鼓簪桴流傳下里云爾

祁邑八景 振藻謹識

麓臺龍洞

天際噴岬聳麓臺錢空山骨浸蓬萊木梁架處風常吼石乳垂時雨欲來獨座神居司保障分符龍種現瓊趨藟隆歲歲沾靈澤老稚携瓶拜舞回

昌源春水

泉通胡甲滙龍舟道有昌源遶北流豈謂泥沙堪灌溉
今波激濟田疇沿隄竹樹誰能蒔春水桃花尙可憂間俗
忽生濠濮想好營茶灶恣嘲謳

橫山晚照

上幘偏同下幘連雙峰結就蔚藍天林深自愛長暉曙
寂還宜晚照懸高嘯考槃多逸士徵心占刹起幽傑山陰
簾底垂清晝睇望層巒篆紫煙

龍舟夜月

清節真宜問廣寒龍舟此夜好盤桓碧空綺樹尊前近翠
嶺丹山鏡裡掛桂子飛來滿縣麗栢梁歌處庾樓寬澄晶
萬里瑤光迥月窟何人駕羽翰

高峰積雪

伏雲盤磴雪常封皎徹還如對兩龔賦就梁園瞻瑞色身
登姑射最高峰披衣便欲呼鳴鶴驤首還能起卧龍平子
四愁誰賡和雁門相望側身從

古縣龍槐

登臨隨處想初奚古樹蕭森恰可稽願有蟠根多鐵幹不
隨荒草付銅鞮槐陰詰曲瞻龍性桐葉分來許鳳栖懷昔

舉簪存叔向風期千載足攀躋

一栢二井

匿空雙井舜泉稱此地綠何夾樹與影翠銀床條葉茂香
傳珠子轆轤升惟他跬步分甘苦喜傍長林似友朋水木
原來同一派露華駘蕩彩雲蒸

沙城新碑

太行西去雁丘高襄子碑陰擬續騷壘翻沙城傳怨憤新
紋殘碣委蓬蒿千年沒字韓陵石五夜悲歌白墮膠步武
東陽省八咏甌塵蕭瑟吹枯毫

神農啓國古者尊單五帝分靈此也三謾道行宮今止二重

華巡轍又停驂

祁城懷古

邑人原 堂

城郭遷移數百年芳基勝址尚依然雨餘雉堞分明現月
霽醮棲蕩漾懸禪塔頂磨霄漢古湯祠池湧海根連夜來
騎鶴飛仙過笑指當年舊市塵

過盤陀鎮

少保于 謙

羣峰行盡是盤陀小徑紆迴亂石多風約閒雲難作雨渠
分流水不成河開門野店羣鷄唱花發春山百鳥歌一段

好懷無處着令人對景費吟哦

又

尚書王瓊

望入南山一徑開幾家亭館白雲隈誰言此去艱危甚宋祖驅兵馬上來

二百八日續經閣定祁卷賦以興士 文翔鳳 提學

河汾自表素王樓莽有行雲過則收每挾元經臨曉日或沿中說度新秋興酬歷品三千卷情至齊懸十二鈎青眼太空聊放曠人豪誰與步風流

題祁邑察院壁

提學袁繼成

題漢司徒王允墓 在木邑修善村

都運張鵬副

王佐才名早汗青表立功報君千古事許國一身忠氣吐虹霓影魂歸漢業空墓門何處掃懷古嘆英風

和前韻

知縣王益聰

修善名臣里司徒漢室功芳徽垂世遠勁節表孤忠寂寂埋荒塚飄飄歷太空我來千載後仰企在光風

昭餘卽事

王益聰

祁陽蒲縣不栽花栽遍桑麻處處家政拙唯將勤字補心閒猶喜育才華守澗有蔬非羨美舍無梅任歲賒人樂

堯天熙世界承恩此日更何涯

縣署三堂小築

王益聰

斯地肅觀瞻碑銘輪奐使民省耨日勞力在秋天聚族
非門第傳家移孝先應知王謝宅惟有燕年年

步禱

王益聰

步禱心殷祝歲豐祁陽何事困霾風三春零雨無涓滴二
麥旋舒苦蘊隆民命不堪愁旦夕輿情猶喜鑿愚衷油然
已作彤雲布會見甘霖指日逢

赤日盪炎精諸俊紛紜起功成骨髓枯圖書何爲爾子陵

又太顛舉足干星紀君臣兩失節虛聲徒灌耳伯况義至

高伏謁有文理千金已盡捐鍾鼎若糠粃穀皮與短袍呼

來不奉旨華名豈所需真心觀太始龍性不可馴秦養寔

所耻博士亦多言責望同羊豕明主豈忍棄皇路多傾圮

人生各有適恬情非進止所以巢居翁洗濯自瀟瀟脫身

恣野矚九州一蕩子朝從澗池煙暮飲汾河水賜帛四十

疋常穿雙敝履孤塚尚壘壘白石何齒齒上有古松樹清

蔭蔽祁里無葉更無枝野火燒不死相伴先生骨年年苔

色紫碑文久剥落字盡凌蒼兕拂拭愴我神丁寧矚逸史
呵護須殫力寸心託在此再拜媿無將江南採蘭並歌曰
紅山聳雲霄明月影搖搖登山捉明月先生不可招

蓋昭餘宿丹楓閣書溫嶠傳後

傅山

太原人作太原僞名士風流太寂寥榆次頗諳有孫盛昭
餘不信產溫嶠

王珪

徐文泌

在朝品藻無偏黨持已正平有激揚不死建成何足病總
來制命屬高皇

剔銀燈詞

嘉靖癸丑秋九月余家書院圃中掘得一枯骸藉一琉璃枕上書剔銀燈詞詞尾題宣和歲次癸賓月吉旦子
東仲美書更寫固花押此瘞於五百年之前及今發露
其時若有待者甲寅三月爲之移葬城東原古枕仍殉
之云某月望日閻繩芳記

小院煙深雨細正好懽懽春睡幕被金枝連推繡枕報到
皇都書至良人得意集英殿首攀仙桂 斗帳重襟驚起
斜倚屏山偷喜寶髻慵梳香箋拆破果見中高高名第奏

樓十二知他向誰家沉醉

潛刻右丞墨蹟有歌

并引

景陵譚元春

王右丞維因其父官司馬徙家汾州然實鄉人也我明
萬曆間祁閻氏築宅忽地陷得幣櫬宛然中有篋枕註
上有剔銀燈詞乃右丞大夫聞金泥喜信作也其邑人
無言李公瞻古之士憫然有水流燈焰之感倡祁上同
志歛錢改厝焉公來令潛告予故且刻其墨蹟予以
右丞栖神禪悅施莊報母發心永却願爲佛門伽藍
於生平詩畫風流舉在幟中當時凝碧池懸輪袍
然如夏鴻冬燕何知所在且妻亡孤居者三十年卽有
金泥喜信此夢幻之尤可笑者而瞻古如李大令寶其
殘骸遺枕重封馬鬣愛其枕中詞如香奩新詠纔脫諸
口方將傳爲逸事美談拾之惟恐不盡也天地間詩畫
風流機倪蹤影其連屬後世人與造化相持所謂貽所
不知何人獨此物有神焉卽右丞焚香寂照時亦不能
使詩畫風流化爲月光童子一泓空水而予與李大令
古墓荒草間安能澹不生情也大令豈直爲鄉人徬徨
耶于是譚子爲之歌

右丞移家河東去
邠人想像空
知處魂依畚土
失前和出
隴新詞香風曙
重蔕盡蝕土
花好素蘿作枕
金石保我款
高歌剔銀燈
喚起維摩禪心早

戴廷杖曰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太內宣祐門外西
去爲紫宸殿次曰文德殿次曰垂拱殿次曰皇儀殿次
曰集英殿注御宴及試舉人於此據此則集英殿自是
宋時殿名且宣和又是徽宗年號何以遂傳爲摩詰夫
人事景陵亦月月賦之耶再檢宋世舉志宣和次歲狀
頭又非邠人博聞詳考以俟後之君子

贈一泉郭公踏莎行詞

邑人李 恕

半畝方塘數椽茅屋窓前對却蕭蕭竹
安樂窩中幾卷書
希夷鼾睡三竿足
興動吟詩樂歌曲
閑時散步遊盤谷
惟知谷我氣和神
丟却人間榮與辱

贈胡公王氏雙節錦堂春詞

胡名 濂

邑人張 鉞

憤嶺三冬嚴雪
龍舟徹夜蟬光
昌源春水清如許
掩映照
孤孀 慷慨從容
兩得義夫節婦同芳
從今姓字傳青史
萬古植綱常

邑侯朱夫子追慕王司徒忠節建祠造坐置田請立

奉祀生以崇祀典感而贊之 門人孔潛化

忠魂寂寂逐寒煙尺土荒涼吊古賢祠建清霄銀漢近塚
環松嶂白雲連故園禾黍承先業世代衣冠樂後傳羨我
邑侯成曠典司徒千載說奇緣

論曰昔劉彥和論詩謂詩者持也持人性情吾謂詩者
時也與時高下持言其正時言其變明乎正變可以言
詩凡此諸作有持有時吾不敢以麟爲麀也以雉爲鳳
也深廢淺售自古固然官止神行才人知之季緒田巴
殷鑒不遠觀風君子有所取焉

賦

古今騷賦屈子而下首推相如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
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詳哉其言之也藝
文莫難於賦王粲王延壽李白杜甫盧構之徒其學富
其情深其數奇有感於中而發於外悲歌慷慨極盡賦
之變矣邠前代不聞有賦才故琬琰之章未傳於世原
君有志風雅但任非其長不得登作者之堂姑存一體
後來豪傑之士必有起而開其盛者

遊水神溝賦

邑人原 堂

城市日羈泉石煙霞之味久不沾已庚午之秋八月五
日挾圖史携盤盃攬轡水神之溝偃仰禪關之上瀝綠
醕之三盞閒浮生之半時聽山腰青鳥之鳴翫草砌流
泉之出迤邐南步轉東北折剡方井之壺天葢宮之金
闕盡棟飛南浦之雲朱簾捲西山之雨鐘磬不擊自聲
花卉人所罕見縱目騁心野懷暢舒蓋不知天上有閬
苑海上有蓬瀛也已而味谷紅番僕夫僮歸禪關主人
捧硯立左揖而言曰明公吾邑文士是來也不留半墨
隻字題詠則溪洲之幽勝無自表見而水神山靈之聖
亦辜負矣茲願竊有請也坦菴子忻然出拍天而笑
倚風而歌之歌曰聿水神之深清兮蓄靈趣漪那仰孤峯
之高聳兮霄漢相摩俯平泉之瀟灑兮滾琉璃之碧波
灌芳蘭之九畹而馨香篆篆其上騰兮引羣仙之吟哦
殿閣樓臺參差掩映兮皆雲龍之行窩檜栢松枝竹樹
搖婆娑之清影兮增夜月之陰多跨高峯撼閭闔向廣
寒而笑問兮嫦娥在麼屈指吾祁近挹山麓之勝境兮
此當第一羨吾今日來遊之嘉遇兮惜此日之易過僕
夫促歸不歸兮其將奈何乃歸興兮其未闌而禪主兮

以慙意曰驪駒兮栖遲且莫騁兮歸轡美景兮難求良
辰兮鮮際茲萬寶之告成值天時之晴霽况乎坦公懷
才而不得志掛冠而不樂仕睥睨四海鷺放一世無榮
無辱無拘無繫則茲溪澗之間雖盤桓乎數日其誰云
乎不可古者聖哲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蓋達人之大觀
顧何我之非物亦何物之非我坦菴子感禪主之言揖
謝揮手送之而去方將掬泉而飲枕石而臥鼯齧而酣
山林之清夢寤覺而既曦昕之上薄振衣濯纓味哦而
歸而月又印乎前溪矣

黃梅縣知縣張公儒人愧香賦

癸酉
經魁

黃在瓚

孺人仙遊之次日滿帷穠郁家婢驚異以告張夫子摸

其手手香拭其面面香夫子白於家人曰此非凡骨也

瓚乙亥暮春往謁張夫子備述示瓚命瓚作賦記之賦

曰瓚聞之師母來兮有火光之垂師母去兮有芳氣之

遺一往一復迥非凡姿同夫子而受盤錯之苦相夫子

而成功名之奇瓚叨弟子恩比勤斯方期登堂瞻拜景

福介茲詎意香魂渺矣仙馭莫追耳徽音愾然思德範

依稀杳杳琪樹盼啼鵲而欲絕幽幽曇花望歸鶴於何

時但見妍容潤潔翠碧流芳皆我師母婦德之惟馨而
仙根鬱秀之是揚去何取乎瓊田靈藥夫何取乎西域
胡香夫何取乎安仁詞賦夫何取乎孫楚詞章命丹青
兮已懸總帳緬仙容兮婉若生顏比芙蓉而恰合擬桃
李而更芳遠之而蘭氣勃勃近之而婉色茫茫誰曰皓
魄終灰誰曰貞魂已斥呀嗟乎拜而靈其像森森惆悵
乎掬而風其儀奕奕瓚乃撫棺而淚垂又復觀象而心
折爲之詞曰母兮母兮如在如生母兮母兮嗚香存

送昭餘戴明府調繁叙

尉氏阮漢聞

或問吾尉氏何幸邀天澤令如戴公曰籤也又問吾尉
氏方始蒙福胡又奪我戴公曰調也夫人擇地非法故
籤示公地不盡才亦非法故調示異通籤之窮究才之
用所以臺司銓部皆得以調請而不必準籤然某公却
例簿未可非也甲乙丙科悉籤曰無以籤故快快調且
隨之豈無宜此必調又豈無宜彼終不調大都在乙丙
科最不易而處罅者送日矣雄緊疲瘁故非兩人可乎
卽淬精耀穎爲更朽索念頽魴培元振采矻矻期可疏

入檄來計亦無復之遂致神愷之頌延思煖席中下之
邑絕望牛刀不知漢法久任賜金與季代換縣兼揖不
能皆是無亦杰者不妨特出幟銅墨循者必當居官長
子孫乎至傳舍啓處不遑道途迭迂僕僕其細雖然相
時度地其可膠諸則諸君吾子詎敢訝良鄉懟主爵何
也京觀未築甘泉則久烽也腹臍即中元首固在比也
贖令宜攀後君抑何義也頃大計後臺司頗議調公細
民驚譁某邑得公將去我公咲謂無有夫欲去尉氏者
薄尉氏薄尉氏者急私裝也吾慾不必薄尉氏無慾將
何徃非尉氏而必捨已浹之情裕已謂之利病去復圖
新公豈獵虛聲不需以道者哉顧良鄉急司銓自不容
緩耳容歲曹侯甫七月調賊蹠之靈壽靈壽鎮州巖邑
今亦不能有復借雄以此知主爵氏籌拊循至熟擁掄
選最精不然徒一調爲博能名厚實者地吾尉氏誠濟
豈遽出良鄉下故有可已之調惟在平世則不必沿有
不可已之調雖苦我公亦不遑恤日月下富藏閭閻人
安恬肩房涿輔唇昌薊犄角醜賊狂馳可使制挺益自
古武功赫濯必吏恤民民愛上而後有基無壞公慈母

尉氏獨不聖令良鄉乎父老涕長三尺感言當曹侯既
北誠不意公來亦惟飲蓬池一勺水兵飢交厲誰必旦
夕之命如却耗羨謝罰緩同市鬻訓屬庶村無皂衣庭
稀兩造一切撫摩百爾節縮非公也耶郵政旁午傍費
不訾身任豢給至捐祿供芻蕘今慮委諸編詹恐害馬
難捐矣小灘部餉簽戶鎮之耗蠹難除私利肆整正議
合邑共肩不令偏累貧里及富民亦不慮中罷否公蓋
仁心爲盾泛容以和蕪而不劇絕無忿疾於頑疾苦縈
懷卑匹勵念人得盡詞事必謀遠若文致鶉牽沉寃酷
禍而類鬚戟必雪乃已前牒列臺威狎歸獄境內事清
踈境外事紛還即非虞芮大類積成頃惡少年數輩煽
阻飢稱王作亂衆至千餘授竿城將不終朝殲羣醜擒
其魁不致蔓以流毒仁者有勇三百年來不第尉氏所
罕良鄉去天尺五何慮無策足者遽移所天逝將何控
嗟乎此寧可口舌爭昔貴鄉父老詣闕請留令魏德深
館陶父老復詣郡訟貴鄉文書爲詐持節使者至兩縣
詣使訟之斷泛貴鄉館陶衆庶泛居數百家尉氏不敢
顧留使可泛居良鄉或且空廬以往又奈何父老幸無

枳輪臥轍俾公遙往保民固圉纓紳如千輩豈荷公祗
席而秦越之興念主憂臣辱無小無大皆合執爰爲公
前驅請無泥箠而嚙啣調者

序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
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
謀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承呂才爲莫逆
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太業末應孝悌廉潔舉
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
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
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咸舊美作山水操爲知音

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
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
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
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
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
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
醞三升君弟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
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
江國公君之故人也問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結玉光
生判日給士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
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起
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若求爲
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受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
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柱下
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
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
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
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是而

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薰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
或貽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
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
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甘腐餘
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
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
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
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社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
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帶
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
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
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咏
竝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
日遺命薄塋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
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
注老子竝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祁縣舊志序

戴光啓

志之義史也記註詳則防範存指畫明則方畧具名實

核則法戒昭厥維重哉邗自晉魏以來未嘗有志國朝
景成弘正中僅有錄本紀載之體猶爲近古後當增脩
之會類爲私已者所刪易至併舊籍去之故新書脫稿
而古志不可復覩矣且其間體例未定文義鮮倫竟亦
未嘗鏤板也嗟嗟邑从未覩全志志而又不足信豈非
其缺典哉是歲夏四月張侯肖岩公政成之暇謂邑志
當脩以存文獻乃延集諸儒開館采緝手任編纂而余
與水部郎龍山李君亦載筆從事大要舊本爲質而參
以群籍往事爲據而益以時政衆論爲準而附以已聞

立綱八分目五十有一各綴叙論兩越且而稿成將授
之梓人以傳矣嘻嘻文獻不足孔子惜之我邗代多聞
人不愧邦獻獻文若未遑焉志旣成文不在茲乎顧余
竊有感矣夫志識也識一邑之事也而勸懲寓焉邑之
事莫先於風土故首之以輿地志輿地示可經也有輿
地則必有創設故次之以建置志建置示可飭也有創
置然後有財用故次之以食貨志食貨示可制也食足
然後有禮故次之以典禮志典禮示可率也禮者履也
率而履之存乎官故次之以官政志官政示可勸也官

師立而善人多故次之以人物志人物不可觀也有德人斯有德言故次之以詞翰志詞翰不可考也事變無窮詞翰不足該焉故終之以雜紀志雜紀不可鑒也夫使宦於斯生於斯者覩輿地而經畫以盡利覩建置而飭守以永休覩食貨而制節以裕民視典禮而率勵以彰化覩官政而勸黽以效績覩人物而觀感以齊賢觀詞翰而考言以求行覩雜紀而鑒前以儆後則雖謂文在茲志焉可也不然而或廢焉墜焉侈焉弛焉怠焉惰焉荒焉忽焉則志亦徒文耳已何重之足云古之爲史者稱孔子春秋朱子綱目爲萬世文獻之宗謂其可以維世教而淑人心也向使於世教人心無與焉雖文亦奚以爲此余於志之成不能不重有所感也噫孔與朱豈易言哉是志也儻未至掛一漏萬渚是眩非判道離經崇浮彰穢而於載事徵信維世淑人之義間有一得不猶愈於昔之不全不信而不足傳者邪

傳

李鳴六先生傳

劉漢客

夫人而有狀有誌有銘表可不傳稔德在肯新鉅在後

可不傳傳而不能溢與昭淡其碑篆益可不傳余抱此
三思乃爲李先生傳先生名自問字無言別號鳴六晉
之祁人也遠系自隴西宦系自唐而并自明而祁凡三
遷而李氏遂以祁著最著無如水部公熹水部明隆慶
之戊辰成進士股肱後學著學部通辯諸書登朝礫硠
有大節耻附權相退以六藝教其子先生其仲子也先
生生而疑偉夙慧天成在水部抱中卽能問奇破宿老
之夢項橐黃童譽隆隆起宗國以冠補弟子員領餼爲
文湛思抉微我灶自熱所交爰比日大父行旣噪名河汾
爲四方淑艾復從江右冷鏡源公究姚江之學曰聖學
如攻金吾報下齊以觀上齊安見築冶之不底於同於
是屏居姑射山窮律曆河渠屯馬邊防等書體用姚江
冬手龜夏火蒸汗下不止已酉舉於鄉程其文爲一榜
式累上公車不第祈署諭鐸得臨晉曰吾所學不及於
士糟粕爾日五經其惟雖矩步繩趨無懈而陶陶簡簡
袞褐所不相譏可風也由是他邑士有志行者咸師事
稱門弟子當是時先生志在大行李巖臺梅菴復以理
學名儒聞於上秉成有人必有可觀乃塵以潛江縮邑

綬先生曰何地非人臣報主之日吾所學不及於民猶
之糟粕爾抵邑所急先愷悌而後議法畊田多者爲上
氓吏卒入鄉跋左趾會水大潰齷齷襄漢間先生築隄
露宿無閣夜尹薦三月而畢其版榦高廣至三十萬丈
庸甫奏藩封贍田罔厝民終無聊復清大猾詭田三萬
畝以甦逋瘠蓋至是始有閣夜而畚畔詩書之聲踵屬
也凡此數事時他才吏亦或可幾而丹青神化用之至
精則度越時賢矣歷潛三年考治平第一擢真安守真
安方望其來而先生意在書留其餘以謝科於冉季

遂賦初服矣嗚呼其他篤行如栝我如撫兄子如尚友
如權璫助比艱危義形於色評誌表不傳其前後三孺
人洎先生享年兩世俎豆於鄉詳誌表不傳而桑孺人
孝友溫恭佐先生學且宦禮無間於僕御姻黨之間子
女皆桑出雖載誌表不敢落長公而淳字二陽里選士
任懷慶府判次公而洵字眉功登丙子賢書見任國學
分典六館力荷都水真安之任譬之萬畝蒞蒞蒞蒞之
勢已成而未及於放蓋鵬不驟風而摩霄在未及放且
居功娶西鄉令許公台儁女台儁字六符教譜治譜卓

然借予先後遊西極夫子之門而眉功又吾壇玷老受
先生書凡十二種共記若干卷悉待眉功刊布廣其傳
此吾之所以緬裏前喆不敢手皆其情而可不傳而傳
也

記

重修成湯廟記

主簿何世祿

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澤及於生民功施於後世
故必載在祀典歷代崇奉報德報功於無窮焉詩云於
戲前王不忘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其斯之謂歟殷湯三
代之聖王也奉若天命繼承道統成功盛德光映典墳
以至桑林之禱精誠格天雀網之祝惠及庶類其仁民
愛物之意千古之下宛若生存宜乎名登祀典萬世血

食普天率土嚴立廟貌歲時致祭民庶之所禱永世不
能忘也洪惟我國家敦禮名教犧黍致幣其崇德報功
之意殫無缺典右祁龍舟谷爲并州衝要之巨鎮南通
懷衛北接燕代東西雄據之勢控引乎太行恒嶽之峯
山川之秀民物之夥他邑未可侔也本社原建湯王之
廟地基高敞臨水面山左翼后土之神祠右翼聖覺之
佛殿上壓三孤之絕頂下臨大驛之通衢峯巒聳翠儼
若屏立烟雲晻靄變態不常蔚四時之佳致豁眼界於
無窮使順時之登覽若而涼風一襟皓月千里恍若
仙凡之永隔迥不知其人則有此者六十一有蓬萊也詎
人騷客固常措之歌詠以爲其泉石煙霞之趣而寓其
幽棲曠逸之情實爲古邾東南勝境焉地師以來征役
不息兵火之際蕩毀無餘而湯王之廟指地尤甚荒蕪
不治漸有年矣今歲在乙巳幸蒙總兵管大傅中書左
丞相委文林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王溥
來斯鎮守下車以後嚴號令信賞罰興禮教恤窮匱未
及月餘軍民獲便疆境宴然鎮遏之暇覩其舊貫慨然
有感於懷卽輸已財命工葺理摧圯者而完整之剝落

者而繪飭之經營中度措置有方儼廟貌之尊嚴復簷
楹之壯麗金瑤交輝丹青炳耀威儀文采煥然一新尤
且不勞民力不奪農時自六月興役至八月始落之畢
工之日設樂設幣以妥以侑神有休而人有仰其崇德
報功之意爲何如也昔唐賢相狄公仁傑號天下之淫
詞惟置有功於民者則祀之故能特書於廟史垂譽於
無窮蓋其操心正大見理明微而有此卓然不惑之舉
今王公當戎馬之際去選他役而不惜已財不惑邪議
持與於殷湯聖王之廟使正祀有享禮典無虧誠可以

繼仁傑去邪存正之盛舉斯亦好賢尚德之君子歎其
志誠可嘉也然則與其獨功於一時曷若流芳於永久
而爲愈哉本社耆宿高福端等深懷其惠欲彰盛美遂
遴選堅珉用傳不朽據其實求予文以記之固辭不獲
乃敬而述之以頌揚其功德之萬一云其銘曰琪宮環
峙兮山之阿峯巒疊映兮鬱嵒峩煙雲掩靄兮林木森
羅覩昔之壯觀兮真仙窠遇時之不淑兮將奈何有美
一人兮惠且和駐旆於茲兮揚恩波憫聖廟之摧圯兮
增吁嗟輸已財爲葺理兮成功多儀文中矩兮禮無訛

繼前賢之用心兮其德同科紀盛美於堅珉兮亘古今而不磨

重修城隍廟記

張琰

祁縣太原之屬邑其城肇自後魏并州別駕所築經隋唐五代歷宋或廢或修至元而城隍廟始建焉我朝統一無外其廟制區域殆一百餘年矣宰是邑者雖亦嘗增修其一二然而日引月深風雨凌震木石腐爛門牆剝落意者歲月滋久而然歟苟欲修復必資三善曰志也謀也財也志然後有爲謀然後善事財然後足用一有缺焉功無由集乃景泰七年縣侯廟孫子公出宰是邑下車之初首謁城隍喟然太息曰零落如此神奚以棲居無何慨然以重修爲己任於是人謀鬼謀舉從其志遂捐已俸以倡率之而凡寮案士夫義官白民間不發帑以爲之佐其財尤擇耆之公正者以出納之乃卜吉鳩工度財攻木瓦石磚灰鱗集輻輳趨事者咸忘其勞凡廟中制作故壞悉撤去之煥然一新城隍舊居寢也今請遷於前庭寢廟舊無像也今躬立以神像覆之以龕圍之以閣侍從儼然金碧輝映以至兩司翼然皇

門聳立窈乎其深廓乎有度古木侵霄蒼槐覆砌寔郡邑
之雄觀而神明之嘉境也非縣侯之有志有謀而有爲
疇克以成厥功歟矧有二侯青縣霍公西和藍公以養
政之故興作不久而成功也落成侯衣冠登門持狀請
吾言以紀之夫縣令所以任治民事神之責也故廟宇
之修廢民生之安否係焉得其人則能治民而事神匪
其人則不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今我侯嚴以治民敬
以事神賞罰明信如是廟堂修葺如是可謂無愧於治
民事神之責矣侯之政不止此也若興學仗整分司司
河渠修壇壝俱有條理將見百世之下繼是政者見其
蹟而覩其功莫不曰茲蹟之美皆縣侯王公之增葺者
耶遂書此以爲記

增築中嶽廟牆垣并開引渠水記 教授李之芳

夫嶽瀆之祀王者之事也故廵守則有燔柴之禮諸侯
則有不封之境及載典旣廢而民社用興於是乎行宮
別館無地無之其或不然則所謂莘石之異寶雞之祥
几可以冥接昭事者在乎其人矣昭餘祁之西北城超
爲名里里之左地尚其吉而高高之祠在焉耆宿相傳

以爲昔人載玉五適過有按乘不舉之異而棲靈於是
遂因其次崇興堂宇雖劫灰經墜旋而復舉故棗盛歲
事里人事之甚謹者良有以也至元之十有二禩予以
師命寓於是里其暇息之日登遊祠下其山川風物百
里曠遠暢然在目矣然而垣岸頽圯蹊徑交馳牧坳樵
野氛埃寥落而有不勝其情者矣是歲後更數四里人
相與板榦樹屏割業施地延袤方位廣於圭田之制令
尹張紀見而嘉之移東河城漕之水額程付之以爲祠
下溉浸之永業則將勛以他日花卉敷榮林木葱鬱春
風秋月之夕煙雲蔽陰蟬鳥翔詠以之而零望秩其下
使人有香火之嚴而神降歆享之福爲一郡之極觀者
顧不偉耶旣而鄉中故舊越境而懇予記之予以有東
道之故義不得辭始以耳目所涉紀其變遷云耳

晉祁大夫祠記

知縣張松

始張子旣拜祁縣之命因喜曰夫祁非晉大夫奚之封
土邪昔大夫內舉不避親予不敢作私好焉大夫外舉
不避讐予不敢作私惡焉予於是乎得師予仰而觀法
焉知所以治祁矣迨至則訪大夫之遺而瞻禮焉世遠

蹟蕪漫不可識卽有意於祠祀而力未能也旣而議毀
淫祠見西郭而東向有觀音堂者遷而自計祀淫匪彘
墮成匪儉匪彘儉典章將墜民是用戕廼下教曰其
以故觀音堂改祀奚其以祁午羊舌赤左右配或問狐
曰大夫之讐也其去之或問大夫而讐狐也奚爲而舉
也張子曰夫子於是而知公私之道判也大夫告老舉
讐舉于未之前聞也非大夫之公爾忘私以人事主誰
能若是是晉之所以昌乎充是義也雖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免焉而朝解狐之感固深矣故舉其讐以爲
相讐也拜謝狐引弓迎而射之曰吾不能私怨擁子於
吾君子奚拜且謝爲也又舉非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
之曰幸釋罪敢不再拜曰與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
吾怨子矣以是知狐之不欲見其讐與柳也猶大夫之
不欲見狐也晉厲之末文公之餘威替矣子周之立也
少大夫舉善下皆效之當是時也私怨不入公門是故
赫焉霸焉用天下之大履全盛之世而舉數如大夫蕩
蕩平平之道當且復見是足爲相天下者之規獨縣令
所宜觀法也哉是祠之立誠不可後遂用爲記而復雜

采國語左傳及諸子所記大夫之行而次序之以爲祁大夫傳而別刻於左碑祀成而共舉祀者丞二之則同官党虞臣簿三之則朝城姬紳學博則長安楊璣鹽山郝乾道考城楊國相幕則武定陳朝

重修鼓樓記

邑人閻繩芳

夫經國分置必有黻樓之設所以明更節警庶聽也故更節明則氣候詳而天道不忒庶聽警則趨守定而人事不眩是鼓樓之設其殆爲治者之所急與我祁縣治

創於後魏別駕分瓚堂序解國初少尹丘昱繼增修

之而鼓樓則迤沓而漸隘狹隘故久特甚嘉靖初元汲縣李公需來尹熙邑則築二土臺於迤內冀建鼓樓於上而更新之以事報罷弗果後繼祁治者咸踵警承額未之能有興也越庚戌隴西車公錦奉命來祁觸斯樓之弊卽有志更葺歷壬子乃協謀少尹東黃王君守經鳩工集材撤舊貫而鼎成之磚甃臺圍建樓六楹東便置鍾亭焉所以爲鼓聲之起節也經始於夏四月落成於秋九月民不勞而邑治改觀矣車公之所爲其殆起弊於百年之後而爲人所不能爲者與於乎道承於

時也治盛於人也時之所興則機必有以約之而不爽
其動履之貞人之所與則神必有以相之而克得乎祀
乘之會車公鼓樓之建其道之相感乎而治之相承應
者邪古人麗法以示民也設象魏以布之象法也魏巍
也縣法於巍闕之上使民知所畏而不違因於時而罔
斁也鼓樓象魏固名異而理一者歟然公仁厚惇惻之
心浹洽於民民念之而與之相忘故后今之世覩斯樓
而稱之者曰此百年之所敝也車公之所新也卽樓以
興思因事以誦德將沒世罔有攸替矣雖然此特以在
者言之也若夫繼世之賢蒞法承治於斯樓時出入之
誠能起敝以維風廣仁以宣化躋斯民於衽席之上罔
邠人之大幸也而亦豈非車公之所以成樓之意哉王
君念斯盛舉不可無述也屬繩芳爲記遂紀其意而系
之以歌曰麓山兮葱蒼昌源水兮源長際斯時兮景運
欣改作兮孔良樓臺巍然兮快覩功德悠然兮弗忘

盤陀山石堂記

副使陳 棐

晉陽之南百餘里卽多山有山名盤陀亦名千佛上多
佛像龕洞鄆陵陳棐氏先督晉學政後叅政守冀寧顧

瞻有懷命祁李尹鑿石堂於龕之左堂鑿孔子及顏曾
像或曰先師託茲石而久陳子曰弗孔子之道與天地
同功與日月並明與四時無窮與山川相依以始終而
茲特寄諸山以爲宮非孔子之寄諸山川而久乃山川
寄於吾道之中夫孔子之道高明博厚其體至大顧斯
山磊砢矗峻祗道中之一礫塊耳聖人者道之精華也
山者道之凝結也精華爲凝結之主宰凝結爲精華之
郭廓吾道分判而後有天地天地分判而後有山川今
分判山石以爲龕而堂形鑿巖洞而爲孔像而曰孔子
之道因是以久而不知聖道出於天地山川未判之先
洪蒙無像之際無極之真而聖人之體也知無極爲聖
人之真則知有像爲聖人之幻故曰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孔子形氣質具而其妙存是不離乎渾淪此聖之全也
發而爲四端敷而爲五品達而爲萬善載而爲六籍道
已離而聖已鑿也今不救六經之鑿乎聖人之道迺藉
一石以鑿乎聖人之像而不知聖人之妙已藏於未鑿
之先秘於無像之際而際於斯地之山石耳學孔氏者

因茲石而至於盡石之處因茲山而至於盡山之處因
茲地而至於盡地之處無不有以見乎孔子焉可也今
夫石石之石也盡乎石不石之石也今夫山山之山也
盡乎山不山之山也今夫地地之地也盡乎地不地之
地也觀物而至於無山無石無地之處無往而非道無
往而無非道則孔子之真包乎山石之外而寄於山石
之中超乎形像之表而存乎形像之間是則學孔子之
真者求之於山石形像可也求之於吾心尤可也石室
造於丙辰之冬成於丁巳之春縣令名春芳爲畿內井
陘人向往端慤殆亦孔子之徒云

重修鎮河樓記

閻繩芳

祁之東南有麓臺上下犢諸山正德以前樹木叢茂民
寡薪採山之諸泉滙而爲盤陀水流而爲昌源河長波
澆泮由六支豐澤等村經上段都而入於汾雖六七月
大雨時作爲木石所蘊放流故道終歲未見其從且竭
焉以故從來遠鎮而及縣北諸村咸濬支渠溉田數千
頃祁以此豐富嘉靖初元民風漸侈競爲居室南山之
木採無虛歲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墾以爲田尋株尺

葉必剗削無遺天若暴雨水無所礙朝落於南山而夕
卽達於平壤矣延漲衝決流無定所屢徙於賈令南北
壞民田者不知其幾千頃滄廬舍者不知其幾百區也
沿河諸鄉甚苦之是以有秋者常少而邠人之豐富減
於前之什七矣於乎河之爲害有如此哉賈令鎮中街
舊有樓宣德間鎮人以斯有驛署而募建之壯並峙之
觀也迨嘉靖丙申驛署遷於縣城中而斯樓亦頽敝弗
振鎮人閻邦瀛袁尚清乃倡衆而更修之經始於丙辰
夏六月落成於戊午冬十月翬飛鳥革金碧輝煌

麗實倍於前矣然集財於衆而弗私勵事於久而匪懈
二人之志亦殷矣哉縣令李公春芳言斯樓之新也乃
名之曰鎮河蓋以天下之勢有輕重而理有相軋風水
者之所常談君子亦習之而不思也自今觀之樓其峙
於北壯主之勢厚重而不遷乎河其環於南麗客之形
悠然而循軌乎主客旣分輕重斯別河水泛溢之患將
爲樓所軋而保其必無矣李公命名之義固冀斯民之
免昏墊而復於豐富也用心亦仁矣哉雖然樓鎮之家
文物衣冠通今學古者濟濟輩出行將陟雲霄騰事業

炫光閭里與斯樓並高於千仞則河水之流聲又於我
而增美矣豈獨使無衝決之害而已哉庠生閻子邦
汝閻子鎧康子繼志以樓之再修也謁予記之遂叙鎮
河之所由名而望於諸生者如此若夫輸鏹協力有與
於斯樓者法得備書於碑陰云是爲記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邑人戴賓

王廟在祁南街歲久傾圮關中岳侯木奉命蒞吾祁惻
然興嘆曰茲廟風化之所係也可如是陋乎命祁民孟
廷臣等措財鳩工拓而新之時縣丞戴公守仁主簿
公啓東教諭李公贊副導明公孔時廣公學成贊

數月而王竣圮陋修飭金碧輝煌煥然改觀赫然起敬
蓋不特廟貌之尊嚴而祁之人奔走瞻仰益作其忠義
武勇之心焉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豈不大哉廷臣
等以賓居近王廟以記文請賓惟王之忠義武勇載在
史冊傳播今古無俟贅言但知其名而不知其實則王
之道鮮矣可不掇所聞以暴白之邪竊嘗聞漢錄旣燼
君臣道喪王獨委身昭烈間關有爲恒如一日天下之
大忠也可爲后世事君者之法嘗爲曹瞞所得遇之甚

厚從容報效竟歸舊主天下之大義也可爲後世處變
者之法圍樊逼許志扶炎祚繼之以死天下之大武也
可爲后世討賊者之法祀典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
王兩得之祀之誠宜矣是故環海內外皆知敬祀况吾
祁去解不遠風興尤甚反不知所以敬祀而拓新其廟
可乎然敬祀之中不可無敬法之道必也慕其名而必
求其實尊所聞而必行所知考其發源於龍逢之祖而
稽其定學於春秋之經則庶乎於王之忠義武勇得所
師以爲氣節行義之基也不然吾恐迷於心而眩於爲

容氣是事而曰節義則忿戾粗鄙矯拂逞私熾人欲滅

天理是謂操戈入室毀瓦畫墁賊王之道者也豈非吾

祁人之所當深戒者與竊嘗判大名有事宣大睹王廟

圯陋而未能一新之既有愧於諸守土者而氣節行義

邈乎未聞其愧於諸人士也多矣茲以所聞表吾祁使

有志於法王者必求無愧於王焉可也是舉也經始於

嘉靖甲子三月十五日落成於八月望日丙寅春三月

辛卯序序畢而系之以贊贊曰赫赫厥靈於萬斯年福

善禍淫爲邑具瞻

重修太清觀記

邑人馬雲雷

縣近東門有太清觀祝釐保禧恒於其地歲久頽壞鄉
耆渠璠等惻然以爲不可以妥神鳩工修理簷牙之頽
壞者葺之像貌之頽壞者補之黜堊鮮明金碧輝映煥
然一新矣厥功告成而以道士武真琰徒馬嘗貴奉祀
香火請余爲記余方鄙世之人倡爲幼窈土木繁興棲
不經之神陳無益之祀以禳災祈福爲名以利身潤家
爲計舉動無稽不成典禮地方之災神明之所殛也是
工之興綜理者得人凡料物之用度資財之出納工匠
之役使不吝不枉纖毫無私誠可嘉也夫人之所以祀
神必資於廟貌者何也廟尊則展敬有地廟嚴則畏心
自生畏心生而邪念泯善念興人性淑世道由之以正
也此古人神道設教之意豈徒壯觀而已哉今祀太清
三神謂天官地官人官也天地之官不敢妄爲之說人
官奉以老氏老氏之教以清淨無爲爲宗人有知覺則
有運動運動之不得其道不如無爲之爲尚也蓋將使
人潔淨無欲不染於污穢不雜於塵囂優游於雅淡澄
虛之境但沿習旣久支流餘裔又失其真蟬脫羽化荒

於誕雖非儒者所常道亦非若左道惑衆之甚也余獨取其觀之三神以清爲號所望於三清者往年邊人苦於戰征內地疲於輸辦擾攘騷動不清甚矣今 聖天子在上英銳天聰迥過前代諸公卿仰承德意奉職惟謹政教修明上通玄化以正動正以和召和致天清於上雨暘時若風恬日熙地清於下不騫不崩滋長秀實人清於中平正其心術勤勞其生藝簡約其費用敦厚其倫理繫井耕田嬉嬉無事豈非千古斯人之一快也哉諸耆曰三清之義斯爲大矣遂刊之石以風興起

新遷賈令驛碑記

察政高叔嗣

賈令驛不知名所繇起置在盤陀岡戈洪善之間嘉靖十五年六月大水壞驛舍其月祁縣知縣劉銳因呈言驛去祁二十里而近並河居民裁百餘客來無肯安者常止祁傳乘輿芻縣驛兩具之以應客求惟祁所出民病不敢言且驛長諸役使皆近驛人爲之善伺得其私公亡匿傳乘雖囚繫亦解縱莫誰何前後長以罪罷去不可勝數驛事益廢願因其壞遷之縣便當是時祁父老皆言驛當遷都察院下其呈驛傳道察院下分守道

使都司斷事尹竭視之視之賈令東抵盤陀三十五里
北抵同戈四十里南抵洪善七十里祁君其中盛言可
遷會都察院結汾州獄繇祁還分守道白其狀議乃堅
決曰必得人以專其工不然不就於是屬太原府檢校郭
鴻計其直期以畢工得代故成起以九月二十六日成
以十一月十五日始賈令人食於驛聞驛遷也聚族將
訟之其言惑人檢校鴻據一撤其材盡歸之縣乃不果訟
故太原名善訟不虛也夫以一驛之細其事明白如此
不遷則祁民不堪而困已遷之則賈令不利而怨已怨
者其私也微斷以行之有不爲言所動者誰邪由此言
之彼其大者可慮也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朝邑韓邦
奇察院巡按御史東平趙元夫驛傳道僉事盧龍趙得
祐分守道叅政祥符高叔嗣驛成叔嗣譔文鴻銳立石
新遷儒學記
提學周 宣

祁縣學舊據闕市之衝洿陋且湫不可以葺久矣嘉靖
癸未秋八月侍御萊陽王公秀行部過而惕焉周視城
中得浮圖氏之宮於城西南 兩麗其嘆曰是稗吾者也
而滋漫若此尚可附而有之耶遂啟縣尹楊本源令民

願新宮爲學者聽未旬月者民王廷傑等各以其力至
又三泮月而功成正中爲大成殿從祀之廡翼之前爲
戟門鄉賢名宦之祠翼之又前爲櫺星門揭制詞爲
二緯楔翼之殿之左爲明倫堂諸文學士黌舍翼之堂
之前爲重門帑庖湍之類羣翼之門之南得隙地二
區舊爲浮圖氏圃茲合樹蔬茹聚講會食之需出焉乃
予以提學往視焉則見其制之宏而備也成之敏而緻
也役之鉅而不重費也則前請士而爲之言曰凡學之
設以崇教也教也者明大道以淑人心也人之生也

於夫婦續於父子建於君臣長幼朋友之倫其情愛憎

悲喜憂懼其禮婚喪賓祭朝覲聘享鄉射田獵其政生

聚訓誨刑賞廢置予奪比其倫疏其情秩其禮平其政

明大道以教夫人者聖人也三代而上如堯如舜如禹

如湯如文武其道與教至夫子而始備三代而下如漢

如唐如宋其道與教賴夫子而益明故道莫盛於夫子

教莫神於夫子學而祀夫子崇教也篤道也不忘本也

浮圖氏之教夢幻生死塵芥六合廢人倫黜羣情去禮

與政俛焉以明心見性爲事逮夫技之窮而擾也則以

善惡報應之說先焉於乎亦夷矣彼惑於善惡報應之說者凡民也吾無議矣而號爲吾黨之士而不免焉何也毋亦所謂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因放情而不莊畏法度之拘已樂其閒曠之意以自適與不知人倫廢而生理絕矣羣情黜而潰機張矣禮政隳則奸慝頽乃禍亂糾紛其何竟已乎然則天地可無而生人之類不可無也是道與教不可無則吾夫子之祀雖與天地無窮可也侍御公斯舉豈直厚風教於邠一方之士而已哉其爲世道人心計遠矣邠之俗固善自春秋邠矣民以來代烈多士正德辛未流寇蹂躪境同日死義之婦至七人斯道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也起而振之成一方之教以侈侍御公之意非吾與二三子之責邪於乎念之哉

七貞記

周 宣

正德元年夏流賊起霸上流入山西所至焚蕩搶劫恣行非義而貞烈之婦仗節不屈得蒙旌表者於邠縣得七人焉曰武氏者縣生員孔俊妻性淑慧每夜績佐夫讀書因問烈女傳俊曰爾婦人曷足語此曰是亦人

耳奚難能俊心奇之至是俱爲賊所執賊縛俊連射六矢因謂武曰從則生不從則死武大罵曰吾儒家婦豈若等匹邪賊怒以刃逼之武罵如初遂刺其目并斷其左臂以死田氏者故民楊子秀妻痛子秀早亡力撫二孤躬織作以自給賊見其美欲犯之曰我恨不速死與吾夫遊於地下尚從汝以自污邪砍傷其右臂田挈衣走溺死鄰舍井中高氏趙文茂妻避賊鄰人空室中爲一賊所執謂之曰早從我共享安樂曰我窮居十餘年矣何樂之望賊以刃批其面并刺其腹以死鄰氏故民王原妻誓志婦居人罕見其面時傳言賊至衆皆避去郝獨守空室不去及執厲聲曰我婦婦也不二心久矣賊見其志不可屈揮刃碎其身而去又有民張才妣妻范氏賊至驚走伏坊民段能園舍中賊執利刃闖入欲逼之范奮起捉衣嚙裾大罵之賊以刃斫其頸殞地氣絕温廷美妻郭氏時聞賊至匿城下穴中拽出之驅迫以前自達不能免趨投城東深水坑溺死段奎妻閻氏臥病於床賊至奮聲大罵賊怒引弓揮刃闖引頸迎之曰能速殺我成吾志甚幸賊竟殺之裂其屍嗚呼當氣

塵簸蕩之時閭閻細民厭治幸亂勇於從惡固無足怪而號爲守令父母斯民者亦復坐視不恤付之無可奈何甚至開門延敵以苟旦夕之安而此七人者獨仗節不屈視死如歸何哉要亦理義之根於人心有不容終泯焉耳嗚呼彼厭治幸亂坐視民患而莫之恤者獨無是心也耶可慨夫右記成於武廟實錄備遺集中初予校士來縣謀於知縣本源將建祠以祀七貞未就也今予以新命趨廣南恐其久而淹沒無聞遂刻置學宮以彰之且以爲一方風教之助云

重建修城隍廟碑記

周繼芳

嘗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朝廷爵莫貴於公侯位莫尊於南面邑之城隍與邑侯爵等貴位等尊也故邑侯奉天子使以邑之事治之於明神亦奉天之使以邑之事治之於幽所以彰善癉惡明禍福之報於可知不可知之地者也故人有逆天賊理獲罪名教而棄疾於善類者神必鑒之漏法網必不能逃天刑卽倖免於身亦不能不奪筭於孫子報報之反可不懼哉余邑城隍廟在縣治之東北因其故址非不崇闕然而四隅窪下土

垣寢久傾圮殿宇廊廡亦漸頽廢不振上雨崩風摧桷腐瓦神所憑依將在於是能無恫乎張雲翼馬而龍馘廷弒三人謀所以新之乃請於邑侯龐公公乃召父老而告之曰若輩亦知城隍之義乎城者壘也隍者池也高壘深池捍衛斯王神以是名卽以是職亦猶予之知縣事者均也縣之事治於明者予任之縣之事治於幽者神任之予不敏神克相予濟兆民茲廟貌若斯罔知與繕寢處其卽安耶委雲翼等約紳衿士馬雲駿郝啓光李而淳李而海段積善許五雲張九州戴本澄分募各鄉互相勸勸必要於成嗚呼神豈無靈也哉維神有靈驅使群動能令四方之人聞斯舉而無不毅然樂輸攘臂恐後由是而以金錢至者或什伯千緡焉以粟米至者或牽車牛或任或僮焉銖積黍縈約計之得二千餘金於是鳩匠作飭五材惟正殿樂臺祗勤丹雘餘悉毀其舊日之痺隘者而式廊之繚垣百堵易版而陶寢宮五楹如跂斯翼東西六曹而下墼附四十五坊都土地神祠於兩廊之末建鍾鼓二樓於樂臺之陽又立應門於鍾鼓樓之南面左右道院各一美哉輪奐赫然改

觀較之故廟其規模宏大相去不經庭哉是役也始於
順治九年正月竣於十三年十月蓋歷五載而始告成
其間奔奏則道士高太秀張太祥董督其事則鄉民范
秉英可異者秉英年逼五旬尚乏嗣及廟成而居然生
子非福錫之胤而誰與然則神之報施勞人於可知不
可知之地者於此已見其一端云爾

新建三教閣記

李而洵

蓋世有以日月星詮三教者似超吾儒而上之有以心
身世詮三教者似進吾儒而廣之有以明心見性修心
鍊性存心養性詮三教者復似比吾儒而同之然則三
者之教其真同也而非异即曰心性者自己之心性也
自己之心性見而三者之多目亦贅矣何古何今何佛
何仙何儒而可分也亦正無古無今無佛無仙無儒而
可合也故曰道一而已矣邗之北門外原有佛庵三間
比丘頗通三教義募化闔邑人士建閣於其上籲
祀三教之神前建閣爲白衣之神兩旁建環樓十間祀
魁星文昌之神仍統其名曰三教洵坎方巨觀也功完
而徵余言以紀其事余曰佛藏法界以一粟仙貯乾坤

以一壺儒貫位育以一中其理無鉅無細至顯至微近而取夫婦可以知能濬而求神聖難以窮詰也然皆古之至人由身以拯世設法以濟人之大道是以推乎其效則龍虎可以降伏雞犬可以飛昇豚魚可以格化而况於人乎夫人一耳漸而父子之兄弟之夫婦朋友君臣上下之僧道詰愚百千薛億之泐其始一人之身而已是以在佛則爲化身之說在仙則爲出身之說在儒則爲設身以處本身以徵之說所謂以一人而仁百千萬億之人非任勞以百千萬億人而仁于一人非任德其量有以充之者其心有以周之其性有以通之也此天地之得而爲天地神聖之得而爲神聖也如曰凡人以能施而求佑於至人至人以凡人之能施而垂佑于凡人區區報應爲因緣不亦瑣乎淺乎 曰然則今日之義何居余曰仙佛以濟渡爲正道至人以物我爲同體凡人視至人爲至人亦視凡人爲至人所謂一人之身也今之樂施喜捨者亦卽以自己之心性造自己之功德于三教無與也儻有一毫獵名之愚于福之念斯已造無窮惡孽莽未墜落耳寧待鬼神之譴責

哉是以鬼神之事聖人曰敬而遠之又曰祭而如在遠
之者以有我之心性也在之者以我之心性卽至人之
心性也此三者之一而非一三而非三也佛可立地而
成仙可當人而俱人人皆可爲堯舜箇箇心中有仲尼
願世之樂施喜捨者僉作如是觀

重修孔子廟堂碑記

邑人戴運昌

文太青先生曰自開闢以洎獲麟而孔子獨生之千聖
百王之後以立人極堯舜文周所不得而偶者也嘗從
河洛之數推之而知堯舜可以偶出孔子不可以偶出
舜偶堯周公偶文王而顏曾不可以偶孔子堯舜文周
生於天地之偶孔子生於天地之奇奇主之而偶翼之
天一而地二萬世之地之割而爲四海內外之別區纔
翹首而戴一天天萬世而一之者也孔子亦萬古而一
之者也孔子人中之天一是以終萬世無所配之者也
由堯舜而下以至於吾人百千萬億兆京緒之爲偶數
之所生而孔子獨自爲一奇數二四五六七八九十皆
二也百千萬億兆京皆二也三五七九皆二之偶之所
推也而非奇孔子蓋天地人之自爲一氣者歟余博觀

載籍自天子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吾孔子
與社稷社稷祭土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壇而不屋孔
子德侔天地制度隆於帝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又
設名宦鄉賢一祠古今德行政事之儒從祀其中爲吾
道光寵天子諸侯王以逮文武臣工北面稽首駿奔嚴
恪如及門弟子者知天下之祀典未有如孔子之盛且
重也吾郡學宮先是爲浮屠居止當時學士大夫力持
風教者不恤衆忌而更築之年已逾百矣歲辛巳平水

張公佩訓雖因陋補苴而二十年間又復廢墜凡毀宇

兩廡名宦鄉賢與夫廟門坊表皆傾圮殆甚學宮幾鞠

爲茂草矣今邑侯郭公靈學博田公紹前慨然任之以

學官興替人才盛衰所關不憚合謀修葺而猶重有慮

者子矜勢寡而微小民不知大義委之事非已責而嘆

首事之無人兩公乃力爲倡率先之以財捐俸而外論

以至誠多士不言而化之卽貧窶亦樂爲輸助故一錢

一力無擾市民郭公理其綱而田公則身董其事凡工

之勤惰材之良楛罔不克殫厥心爰咨爰度六閱月而

工告成焉其制則仍舊制而土木多增觀昔之庠者崇

隘者廓薄者廡矣且殿前布以雕欄環繞臺址舊東縣南有小門櫺星門外有土壁皆傷學宮風氣移置別地規模宏敞丹碧壯麗遠邇人士入廟而瞻禮者不異身登曲阜之堂獲覩宮廡之美賢哉兩公較之任茲事而無實裨於茲事者度越不相遠哉是真力持風教見孔門奇數之傳獨而無偶者也嗣此人材輩出馳驅菟苑追思其本當必歸美學宮而於兩公之功之叙亦百世不能忘云

均平里甲記

周繼芳

凡長吏之宰制百里也寧理繁鉅什毋理衝疲一何也鉅邑事劇而民豐呼應霧無甚棘手處一才吏爲之而裕如若夫衝則役煩賦則重賦重則民力不支而况加以雨暘恒戕時稜婦雖巧其如珠桂何故曰理繁鉅什不理衝疲一日理繁鉅難而理衝疲之更爲難也太原領州五縣二十隸於南者八焉東路二曰涂水曰陽邑西路四曰晉陽曰梗陽曰靈川曰武興中路二曰徐曰祁東二邑旣僻且饒西四邑饒雖不及僻亦如之惟徐與祁正當孔道四交之衝凋殘尤倍卽以祁徐較

之徐多外協尚足枝梧而祁獨中立寡援胡不飲予計
役則俸計賦則闕百孔千瘡一絲五穀吏茲土者將何
以爲元元請命耶高邑郭公薄蒞祁幾七稔於茲矣甫
下車單心民瘼大害畢替大利畢興一則謂祁地西通
陝蜀北達神京南界兩河東連齊魯凡徧處王程村落
每每有迎送皇華護解楮衣之苦疲於奔命日夜不遑
公曰此獨非吾民也與哉胡爲使其况瘁若此於是申
請憲臺他役悉爲除免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一則
厥夫輸運銀糧肩舁夏迭動踰數百余人爲累實甚人
則計易之曰小車徃反稱便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
一則三院巡行乘傳不給勢必派之里下僱馬之費盡
出民脂公則爲之約會隣封至期則那僭以應民困獲
甦以至軍兵絡繹載途車牛騾馬頭畜多以千計少亦
以百計窮黎膏血有幾能堪此椎吸爲公亦仍以前法
行之不致重累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更有甚者客
兵來徃糧糗其所必需庾廩之儲大半爲奸胥侵隱不
可問矣公以奏銷清出米豆之乾沒者三千石足供數
十年之用可省數萬姓之錢其爲利之興害之替豈曰

一朝一夕云爾哉公乃曰是不過爲目前補苴計非端
本澄源之論久安長治之策也源本維何要從里甲始
今者賦役之苦固苦於厥賦之不均尤苦於丁糧多寡
貧富之不相敵耳大都糧多而丁多其雜役也如是小
都糧寡而丁寡其雜役也亦如是豈非多者易而寡者
難乎夫多者易喘或可以苟延寡者難漸必流於日蹙
此殘黎所以向隅而泣淪胥以役也計惟有均平之法
俾富無畸輕貧無畸重長治久安在此一舉然而民情
懼受始樂故常聞均平之令行衆人加額而殷庶之戶
憚於更張於是有人陰阻其說而弗行者有陽指其若者
不便若者非宜而弗行者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
于成亡何大部頒發有奉 旨均平里甲之條下之郡
縣公奮然起毅然任曰是可以行吾之志矣遂傳集紳
衿于學宮再集耆老于神廟諭旨意旨毋得以私議異
同立私議者勿聽乃總計闔邑之糧幾何石差幾何丁
他邑之寄居者幾何戶覈而數之大約百二十丁爲
甲千二百丁爲里均爲二十四里而糧亦配焉噫嘻而
今而後庶幾衷其多者不令鶴長益其寡者不令鳧短

重也均重輕也均輕夫何貧富難易之不平也哉萬世
之利一朝舉之公之大有造於吾祁寧復有量是舉也
人以爲公之實政實心余以爲非公之獨斷獨行不至
此余故因輿情之歌公誦公而謀所以垂世而行遠也
是爲記

重修城垣記

知縣陳祖法

凡爲右司者受事後三日例宜閱城豈非事係至重而
課最亦凶必及者哉幸而完堵塹陴庶幾藉以告無罪
不然卑仄者增之而加頽者冒之爲千百年不可弛之功

卽爲一日不可弛之事也予繇吳越抵晉都三千里

遙閱歷所經城郭錯見見有屹若金湯者私心喜曰予

祁城得如是幸也見有卑庳而崩頽者輒憂之使祁城

而如是也將若何踰三十五日抵城東門外遙睇之其

龜坼盈數寸自頂至趾岑岑然有下墜勢屆閱期辰復

從東門上未一里循北中斷者幾十丈聯綴僅如滕居

民上陴者輒從崩處相往來稍南斷痕雖未及地然已

崩踰半過西門閱甕城其築壘層級有尋丈未竣者有

甫及肩而輒止者詢其故知向無舊基甫經營未及告

成輒鼎革因循日甚者也其宜增宜葺者有若此而且
四城樓及小間舍有僅柱支與壁立者有棟宇零落守
卒不蔽風雨者以及睥睨銷殘欄道毀敗嗟乎邗城乃
若此夫城役有團總下有小甲復有防夫皆所以董修
理也乃前令欲循徃例請而當事禁無令獨苦至於科
攤派歛煙燭令甲其孰敢以身試法夫是以觀望三年
輒束手而妄言修城於今日不甚難哉議惟有勸助一
法可以遵行又念地衝而民貧懼或以是滋擾吾百姓
而隱忍不忍出聲也夫以一日不可緩之前令觀望
三年予又隱忍逾年其尚可或緩乎哉不得已進
邑之鄉先生而告之鄉先生曰予事也進邑之諸生而
告之諸生曰予事也進邑之父老子弟而告之父老子
弟曰予事也於是又進邑之司訓宋君而告之曰先生
師席也義無勞其能相助為理乎曰謹受教又進金尉
而告之曰固子職也其董率罔後曰謹受教於是又進
司訓及尉而告之曰人士中有敦厚精敏者庶中有這
朴公直者舉姓名以聞予將令司會計之出入督工役
之勤怠而胥吏曾不得參也於是各得其某者若而人

勞然能不恤而簿記咸當旬日間見負金錢而入城邑者悉好義急公之儔也挽小車運甓載磚延而輸納者趾相錯也將見圯如金湯以一日不可緩之事而成千言年永不弛之工言修城於今日又何難之足云是為記

重修昭餘縣堂記

陳祖法

吾聞召伯旬行南國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歌思召伯之德相與作勿剪勿伐之詩夫甘棠非召伯聽政地也其是係人歌思如此則政之得失無關於堂之廢興有然矣然考古天子南面繼離而一時封建諸侯亦有以

朝之制此堂所繇昉也秦漢以來改為郡縣堂之名卒不傳非無堂也夫亦曰倣古南而繼離而使郡侯邑宰一統於天子之堂以為堂也云爾晉太原屬古帝都而祁邑則春秋始是堂之繇來者遠矣祁民漸摩於堯舜之化加之以大夫之賢鼓舞其後祁民應有斯民三代之風自遊寇猖肆灼然一炬而堂乃廢繇是俗尚凋敝戶口耗衰雖有識者思與更始其道無繇然則繇前論之祁大夫當三代之後念切民生堂之興也而政日興繇後論之遊寇為亂物力告窮堂之廢也而政日廢安

在堂之興廢無關於政之得失也哉况祁邑聖廟煌偉
松栢交蔭是邑之木鐸猶古也城隍無恙榱桷依然是
邑之神佑猶古也城郭漸以增葺井絡漸以萃聚是邑
之廬舍猶古也而獨堂宇燼廢鞠為茂草諒非撫字斯
民上報天子者所可漫置之不講也法蒞任二載無龔
黃之決斷愧召杜之慈祥而俗尚凋敝戶口耗衰未嘗
不目擊心動思與更始為之考政事之得失溯堂宇之
廢興覽封建郡縣之所由來思堯舜大夫之所漸漬慨
然欲舉此堂而營建之且堂之廢也不歸於奉天子命

兼城并邑而實由於兵燹之一燼即俾無闕得失無裨
廢興猶皇皇一思營建則甚矣堂之繇來者遠也夫小
民終歲勤劬綢繆戶牖常戒之曰其父肯堂其子弗克
肯構用貽爾祖父憂邑之有堂不同於小民之有戶牖
也明甚柰何二十餘年任堂之地壞而不一之議經營
也哉雖然余之視堂非猶堂也小民之怨咨是聽是鞠
焉小民之風雨是依是恤焉即兩驛之往來催科之緩
急讞決之平反無不是籌是畫焉余故思效召伯之德
而卒不敢如召伯之以其棠之下而聽政焉惟反覆於

其棠之詩而有所不能已於斯堂也已矣

重建祠移神位記

陳祖法

考縣治必有鄴侯祠蓋以申枉決誣為朝廷明三尺法
吏責也蕭相國置律精詳後世宗之有功德於民則祀
之且顧瞻神宇吏或凜然聽讞無失當日約法意又縣
治一東有土穀神蓋為吾民疾苦祈免雨暘祈若使諸
凡降祥而錫福者吏無不為民請命焉是二者大邑小
邑咸同之至邑有先賢載光誌乘鄉賢祠而外有專祠
或天子給稅遣吏致祭或行司及本邑之好義慕賢者
捐俸贖貲建祠宇以無失蒸嘗擬以景先烈而報之俾
後進知所觀感而興起乎則又一邑之所獨矣予初謁
土穀祠列位惟三私計曰使集群力而為民降祥錫福
應疾苦無不免雨暘無不若也擬謁鄴侯廟咸曰左者
是右為邾奚大夫舊祠圯而附祀於此以無失蒸嘗焉
夫相國與大夫爵位不甚懸舍時代之先後令與講賓
主之誼左右置之猶可也土穀神未詳姓氏無天子特
旌錫之典而居中受事祀典闕失於此為甚爰擇儀門
內東隙地建為鄴侯祠仍學宮右庇宇以遷置邾大夫

焉雖規模不宏遠庶幾告無罪云

重建昭餘書院記

陳祖法

昔孔子轍跡遍齊衛曹鄭之墟至晉則懸車而返豈天於斯文獨吝斯地與然仁親為寶大學取之以當治平訓誥晉士之博綜多文者不僅在敦詩學禮也溫太真崛起晉代直抵建業以忠義激發人心縛蘇峻而致麾下讀勸王敦勉盡臣節一書侃七劄摯謂非天地間至文哉沿及隋世文中子講學授徒一時名人傑士多出其門河汾之學今昔稱之至今餘席已寒猶得從故址荒棘中想兪擁鼻而坐北而環聽之樂也昭餘書院之建夫固深勸迪之思焉基舊在學宮後改為發絃決之所今并圮矣予因庀材鳩工而重闢之使敬業樂群之餘先賢可作安見當今世而無太真文中諸人焉者即今風雨晦明下出其燈火熒七而呶唔聲不徹或者猶見古絃歌遺意云

重建館驛記

陳祖法

譚皇華之詩天子所以勞使臣者周詳委曲則凡屬車所至嚴帳衛盛饌給禮無不周獨於駐節之所屑七焉

進民舍而問之一似賈人挾貲出遊風雨偃息惟居亭
之是求焉非所以崇國體而隆使節矣邠邑接神京通
川陝四達之衢也當此振旅出師之時輜軒所至星馳
電擊司廐者持鞭挾轡每一騎必控數馬奔突馳驟之
俟選擇焉司庖者左烙羔右炮豕烹鮮剗俎之皇皇焉
司執役者旌旗夾道鼓樂喧闐前呵後擁而伺之道左
馬乃迎而入居民之家獻乃七進盤殮後使馳駿俯首
而出閭門也國體使節之謂何循舊基而重新之有大
門使後人得指之曰是某令負弩郊迎而始入者也
甬道以及儀門曰是某令疾趨而進而喘不得息者也
有中堂曰是某令嘔嘔拜跪屢屈屢伸之地也有後室
曰是某令伺意旨奉色笑賜坐賜茶叨恩榮地也將後
之令茲土者無不皆然而獨予願影多慚指形如繪記
始也淵明纔一折腰便賦歸來使久習曲折俯仰之勞
馬或者亦如飲酒賦詩之不忍釋耶為之三歎

重建張都督祠記

陳祖法

張君世忠戰死事無傳記不能詳始末縣志云北兵入
寇大肆屠掠三日官軍遇戰於西六支張參將死之是

當日金鼓之鳴啼哭之聲天昏日慘之狀張將軍不忍
吾民之罹兵燹也撥甲挺戈義不與俱生及夫矢盡力
竭忼慨殞命無不從數語中彷彿如聞彷彿如覩也以
死勤事則祀之天子獨隆其數賜以三祭載在祀典是
其撥甲挺戈欲出吾民於兵燹矢盡力竭而繼之以死
者有不同於尋常之以死勤事者矣夫司牧茲土遇忠
孝節義之事溷澆不彰當思為表揚之乃既蒙天子異
數之褒雖無傳記其事又昭昭在志乘中使村宇無存
蒸嘗闕失將軍忠烈之氣固無不之也而廢朝廷之大
典失後人之觀型負政實甚乎力薄不能振舉聊葺一
椽以安公座且借萬侯祠而附居焉或曰藝公甚乎曰
不然公之靈氣無不之也又奚在乎祠之崇卑也屆祀
期邑令率其僚屬正衣冠肅拜跪循盥獻禮遠近觀者
咸知公撥甲挺戈欲出吾民於兵燹矢盡力竭而繼之
以死無不生其感慕之心而相與激發其忠烈之氣是
一椽也廣殿長廡不是過也萬侯深仁厚澤士民思慕
而祠之應無不願有此德鄰也

義塚記

陳祖法

予載觀郡邑誌乘無不具有義塚其事若與城垣村堡並重曰衛民之生安民之死義一也記曰骨肉復歸於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則死者以暴露爲慘以掩覆爲安有斷然者矣銅棺石槨厚樹而封之以視夫荒塚寥落其位置迥然不侔然生固有峻宇雕牆死不得一葬地又莫謂一坏土中非即仁人之安宅也邴向有義塚今盈矣使不別有以廣之不幾嘆後死者無餘地而古今大不相及哉廣之則令事也余治邴五載無善政以衛民之生又奚暇有以安民之死然念古人見枯骨而瘞埋覆掩之不遑蓋誠有大不忍於其中也月令掩骼埋骸之必以時豈非爲政之一端哉爰剏立於城之南置地十一畝高其垣墉禁勿踐履相其高下而增庫之其爲吾治之民與老而病而殤之無歸者群萃於斯其負貲而遠遊或空囊而旅處爲妻子不及知親友不相聞者亦群萃於斯今而後去暴露而得掩覆余得以告不忍於爾民至江尉尚竒吳驛宰芝瑞經營圖度及陳子希范生維翰擇地之宜而居之知不忍之心爲非予一人之私也

建新韓鎮石橋記

陳祖法

良吏惟與民相安無事而已建橋勞民也予行之予則務其大者新韓鎮河狹而深舟筏無所施值此羽檄交馳時汾水秋漲不得進惟日驅夫役數十人翼之進晝夜伺之無寧畧民寧無勞文奸夫借之以爲利伺商賈至諭以錢若干掖若渡不應則驅驢至深澤中泥漲及驢背浸上有隨下之執賈大懼斂錢惟恐後否則幾何而不爲魚鱉也且以是勞吾遠近民建橋蓋可緩乎哉科歛干禁且非予志勸助成空文耳予惟採石於山予工以值使不斂採木於村予民以值以佐斧斤之勞採磚於窰予陶人以值使得直薪火之外足口腹焉運用舟車則伺農隙借吾民以生彼急公好義之心將見此橋一建羽書免遲誤焉夫役免守候焉商旅免歎人涉叩否焉且一日行之百年不致嘆傾圯焉是予務其大且遠者其敢避茲日勞民名之役也始於孟夏十三日成於季之十六日命工伐石於子洪何子復源董其役籌略商確吳子芝瑞始其謀而江子尚奇奔走督率計工授值故能相助有成且若是之速也鄉約張克榮是

夕在工所不怠僧普興重宇司茶火之役自始至竣工需用多取給焉是皆有功於茲橋者因得並記之

重修尊經閣登雲樓記

知縣朱 瑤

祁學宮先師殿之後有閣曰尊經其前南城之上有樓曰登雲考縣志俱有明萬曆間所建也歲既久閣之棟楹梁桷雖具蓋瓦級輓板檻之類已破缺殆盡墻之四周下與地接者至腐壞數尺危若累卵焉予嘗戾泮禮畢至其地見其上無藏經之所而下有將覆之虞且民舍之居於東者墻隅屋角直出於閣之前審其方面參差不齊陝陋實甚西雖方正寬敞而舊垣已頽無所防禦日爲兒童之所嬉戲雞豚犬豕之所踐踏瓦礫蓬蒿

徧滿其中甚非所以尊經意也旣而道出於登雲樓之
下見夫樓之完固視閣爲稍愈而腐黑漫漶彫落者亦
復不少至旁之雲路所存者不過十之一欲從而登之
已無由而托足矣又其北甬路已廢照壁亦成巖墻相
其地形西廣而東狹亦正類乎閣予恐其久而益甚且
遂由此而歸於烏有也後之人誰復知某閣爲尊經某
樓爲登雲觸於目而警於心以通經學古爲事而不徒
相尚以文辭以奮翼言雲爲志而不徒苟安於黌序而
已哉於是因其舊制鳩工葺理更於其東各與之直而
易其地使與西稱並成之日規模氣象煥然改觀由閣
而前左右直達孔廟甬路孔廟櫺星門而南則爲新建照
壁由照壁出文廟坊而南則爲甬路故地又其南則爲
雲路路設二門曰騰蛟曰起鳳由是而上則爲登雲樓
南北相望其勢連蜷起伏巍峩發皇是役也雖不足以
度越前人誇示後學然有志之士由此而顧名思義究
心於經術振翮於雲霄則亦庶乎羽翼六經興起斯文
之一助云爾

文廟坊前空基中截至南東西濶九丈五尺北截近坊

邊地基西濶一丈東濶二丈三尺自東至西共計一十二丈八尺

尊經閣前東西濶一十二丈四尺

大成殿兩旁各濶二丈

新建王司徒祠堂記

朱 埥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當漢祚之衰何進召戎董卓乘釁廢其主而俘其臣墟其宮而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嗚呼此豈細故哉維時關東諸郡併起以討卓爲名卒莫能勝而司徒王公矯情屈意扶王室於危亂之中旣乃潛結呂布使內應刺卓強臣授首百姓歌舞於道可不謂以勞定國者歟及卓部將李傕輩合謀圍長安布招公以去公毅然曰蒙社稷之靈上安君國吾之願也不爾則奉身死

之催遂收公賴平陵令趙戩營葬獲與漢九廟君臣同
遊地下今其梓里有公墓在焉可不謂以死勤事者歟
公兼此二者則隨其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以報功德
於無窮固其宜也然余考唐開元間詔祀歷代忠臣於
三國獨推武侯而宋太祖令有司次第忠臣勲業亦僅
增漢壽亭侯桓侯而不及公夫西蜀君臣聲大義以討
賊其功在王室不待言矣然當卓擅權之際漢祚綿延
不絕如綫苟非公潛謀默慮驅入室之虎狼曹氏之運
焉知不預爲卓有哉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漢而享祀之
不容以終缺也余自小乏於祁寤寐忠義卜地於西
之坎始構堂而奠焉繼又請於學憲給公後裔
以奉祀事拜於墓築垣墻數武門一楹使樵採者不得
迄今者鳩工程事幸告竣矣恐歷久而忘其始末也爰
作之記弁勒以銘

銘曰

維公穎異 一日千里 定亂扶危 勦奸擊宄

功在宗社 義嚴冠履 俎豆千秋 永光享祀

東漢司徒子師王公大智純忠名昭天壤是爲本邑文

憲惜無專祠奉祀誠爲缺典余來牧茲邑始構堂而奠
焉又復請其後者以奉祀事業奉

文宗今晉秩中州巡撫汪大中丞批允嫡支王繩武准
給衣頂主管俎豆竊慮香火無資難期永久今查邑中
社稷風雲雷雨等壇久經頽圯木石磚瓦一無所存卽
所在地基亦被挖土成坑墾壤缺陷而社稷一壇更爲
尤甚蓋皆因係官地無人照料遂至此耳今查風雲雷
雨壇雖被挖土尚可平治耕種卽交王公祠內令奉祀
生暫行承種以爲春秋蒸嘗之用並令看管壇地不許
容人復行挖毀如後起者有意興衰重建壇宇亦覺易
以爲力也再有于洪鎮堡內察院地基亦復久廢如前
今并附

祁邑源流考

李商隱

昔禪通之敘五帝曰太昊而後炎帝繼出姓伊者氏蓋以
 初國伊繼國耆而稱名也黃帝握符子二十五人得姓者
 祈已勝箴任荀嬉姑懷依二姬二西凡十四故六一氏曰
 黃帝之子首食於祁而世厥土帝堯生於丹陵徙於祁故
 亦姓伊者殆依炎帝之舊與載攷左國史鑑竹書陶山等
 集所載僉同且謂耆祈祁本一字即太原府祁縣故今祁
 地北四十里曰堯城南五十里曰平陶均稱帝堯始封地
 則祁之封建愈明矣是古帝有三而祁擅其三也夫以三

帝之中天也鍾扶輿之精毓山川之秀五行範體萬善羅
胎人至則地必靈而均於邠有湯沐之緣邠誠文獻之區
也哉且夫經土分域正山川林藪之名炎帝也定大小之
國萬區黃帝也分九州別道皇遠近名帝堯也邠借三聖
開闢之力仍借三聖保艾之功是地之誠以人重也前此
者惜無可考爾今邠東六支村二帝行宮巍然具焉其卽
當年遺趾與第代遠人湮歲時罔餘夫祭有未舉禮整不
恭况聖帝爲萬古立極之主也者景高山而仰止溯昌水
以朝宗春祀秋嘗之舉端望博雅君子亟請而崇其典

三温名字考

李而洵

余讀新唐書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大有字彦將
三人兄弟而兩以大爲名彦爲字一以彦爲名大爲字殊
異之至宰相世系表則云彦將字大有而博雅同後見大
唐創業起居注係大雅所撰也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
温彦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彦弘馳以啓帝
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彦弘手而咲據此則三温之名皆從
彦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
已而詳考之高宗太子諱弘受醜於武后追崇曰孝敬皇

帝廟曰義宗故諱之者以弘文館為昭文弘農縣為恒農
徐弘敏為有功韋弘機為韋機等則大雅之名實後人追
改之載觀顏魯公叙溫氏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
秦彥將三人之名字其益真乎

考

昭餘祁考

何濟時

昭餘祁考者何考澤藪昭餘祁也昭餘祁何以考也以
其為生民大利廢久莫興求其跡而從其說以有待也
據周禮職方氏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其澤藪曰
昭餘祁其川虡池嘔夷其浸濼易春秋時晉賜大夫奚
食邑而昭餘祁與焉因名祁邑為祁而奚亦以祁為氏
一統志稱昭餘祁在本縣東南七里祁城都由是觀之
則我祁之有昭餘澤藪與昭餘澤藪之為祁重從來遠

矣夫澤水所鍾也藪則澤之濱草木蕃育地也灌溉可
資芻蕘可往使其百世不涇誣非吾民所永賴哉獨惜
夫澤淤填涸鹵不知何許年耳而深廣基模源流處所
書傳皆不悉載惟是本縣舊抄志畧謂漢孝武封李善
爲祁侯乃棄故城今故縣都徙築於西北卽今祁城村
豈其時澤之旣涸而始城之也歟至又謂至元十一年
里人於此地鑿得細水爲昭餘池歲溉民田及浸墮下
樹木又卽其地立成湯祠遇歲旱禱雨輒應是成周之
故澤雖云久涸而亦漸有可興之機也明嘉靖初邑侯
西波楊公本源因歲旱復鑿池求水迄無成功豈天故
涸其澤不使斯民蒙灌溉之利邪或人謀未至而率爾
爲之也抑澤出有時猶有所待而然也然志謂里人於
其地立成湯祠則池固在祠之前後左右者楊公乃鑿
於祠之東南一里許則非其地矣宜乎雖有盛舉而未
獲遂也其祠嘉靖二十四年猶存邑侯康里吳公大道
扁其坊曰古昭餘祁之藪今祠遷舊址之北約去三十
餘步苟會其意而求之宜無不得者余每過其地必致
嘆焉竊謂水地脉也昭餘祁之存涇豈古今地脉不同

歟然元人去古不爲不遠一鑿而有昭餘池之利則地
脉或絕之說余亦未敢信其然也倘有慕古君子或博
求遺志或徧訪居民多方濬鑿以得故蹟則生民之大
利固興而城邑且增其壯麗矣嗚呼是舉也余深有望
于吾祁之賢侯併里之賢士大夫云

虜音枯池音陀虜陀在繁峙縣界嘔夷在靈丘縣界涑
水出廣昌縣易水發源在上谷易水縣

世家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

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

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

九代祖寓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

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陸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

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

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

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曰晉陽穆公生同州

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

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

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爲昌樂令遷
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
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
公曰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
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
平銅府君嘆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待
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四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
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
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蓋憂皇綱不
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
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仁
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兩遊長安見
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
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于指掌矣帝下其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
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
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

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
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復徵不至辭以疾謂
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遷焉高祖穆公
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壠於
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
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
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
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
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
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年終門第數百人會議
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
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
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
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
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卷讚易七十篇列
爲十卷竝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於篋笥大
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

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後劉禹錫爲墓碑云其合璧事

類載云子晉之後去姬爲氏子孫因家爲太原祁人六代孫卽文中子

李而洵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文中子時值輓季志濟蒼生進則奏策十二退則修經七百俱在英妙之年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惜其不竟厥施也是以退教河汾授生徒十有餘人如房杜李魏之流僉大唐開創之佐由漢以來人材稱最盛云慨自春秋秦漢而大變至五代隋唐而又大變然而洙泗之門從仕列國者指無多僕也今者河汾之教豈真超乘而上之始時勢之說確有可據與至如叔玠彥弘大臨等均爲祁產地若此其近也化若此其速也因以倍盛於他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不於斯人而益徵哉

論曰文以載道道苟不載則輪轅飾而人弗庸祁多文人代有作者今取其無詭於道有關於世教者錄之其宜錄而弗錄者全書成帙難悉載也亦有他方君子之作法得併錄關祁事也要皆非虛車也是故前賢本道術以敷文後學貴因文而見道

雜紀志

敘曰志稱雜紀紀雜也雜則亂何以紀爲然雜而不厭
載乘亦罔逸焉夫紀祥異一以崇修省紀方伎可以廣
術業僊釋異教也併紀之以示闢邪之意均之方隅所
必有而豈徒事諧誕哉

祥異

明永樂三年 子洪都王文義家馬生龍駒 正統六
年大饑 成化八年大饑 正德六年流賊入城 七
年黑青時見 十四年麥秀四岐 嘉靖七年五月雨

雹傷麥 九年大饑 十二年五月空中有聲如雷落

一石狀如犬首十月星殞如雨是年大饑 十五年夏

蝗 十六年正月二日地震 二十年北兵犯境 二

十一年縣東南十里小韓村平地湧泉六月二十九日

北兵入寇駐帳縣北三日大肆屠掠官軍遇戰於西六

支村叅將張世忠死之十一月初一日風霾晝晦日食幾

盡 二十二年賈令鎮王之臣妻康氏一產三男 二

十三年靈雨傷禾稼郭村王世有事李氏一產生三男

一女俱成 二十四年大旱四月至七月不雨 二十

六年雨雹大如鷄卵傷稼 二十七年四月八日大風

白晝如夜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修善

村薛明妻李氏一產三女俱成 三十九年饑 四十

年大饑人食草木死者甚多 四十一年饑 四十二

年大稔 四十五年夏蝗人捕食之秋霜傷稼 隆慶

元年九月十五日北兵犯境大肆殘掠 三年六月妖

氣搗傷人人恐夜不敢睡兩月而息 四年十月十一

月木冰常凝不化 五年夏雨大雹傷麥七月暴雨猛

風拔樹 萬曆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雨雹大如鵝卵傷

房瓦野獸 八年九年瘟疫所傷甚衆至有一家全殞者
十年三月七日風霾晝昏如夜十三日地震有聲二月
至六月不雨麥不收六月一日日食十八日雨雹猛風
拔木 四十七年四月風霾晝昏如夜至申日出復明
國朝順治二年地震三次 三年夏蝗傷禾稼 四年夏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 飛蝗蔽天長亘六十里濶
四十里集樹枝幹臃腫如 台抱或爲之折是年大饑
五年大水傷禾稼 七年十月朔日食既 八年王村
都王正名妻孫氏一產二男一女 九年夏雹雨傷禾
靈雨四旬餘河溢田廬漂沒山陵 功徙林木摧拔 六
月大雨雹山禽死者無筭擁流而下 秋七月至八月杏
復花
論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 妖人反德爲亂亂則災妖
生桑拱于朝雉雉於鼎妖也而反祥麟狩于西鳳萃於
蜀祥也而反災天若先有以警告之惟修省者之轉移
耳故春秋不書祥而必書災異者謹天變也

仙釋

張果老不知爲何許人相傳修道成仙嘗遊寓縣東南

溫風嶺住石窰中後人名其窰爲張果老窰石壁上有石槨長二尺俗呼拴驢槨石面有驢蹄跡四深有數寸窰左北上有一小峯呼仙南嶺巖平凹有圓池口面一丈呼天井又有石槽皆果老飲驢之地今其遺跡俱存宋諸仙俗姓裴氏盤陀鎮人自幼出家住幽仙寺性醇慧有僧行一日午夢覺南好麥時三月中旬也本土麥方出壟徒衆皆竊笑謂寐睜也乃出麥穗袖中示之衆大異益深信服嘗遊於汴宗詔入朝夕禮御賜號諸仙嘗爲設盛饌以毒錯列不食問之云聞本寺鐘響力食少頃鐘不聞謂有大驚遂飛去西崖下半入地不可起人遂石其崖爲墜鐘云壽踰百歲髮尚黑坐法堂百日不食而化

今福俗姓田氏來遠鎮人仙徒也得師真傳從遊於

汴亦蒙徽宗寵渥賜號全福神通不可殫述出入乘虎而行人遇虎甚驚慰云勿懼吾家畜也虎未馴伏不敢爲害壽百歲餘整衣坐化面色如生

方伎

明閻子貴祁城都人精通六壬卜無不應

閻大節舉善坊人諸藝多通精於醫卜

論曰緇黃之流醫數之學薦紳先生家所鮮道然而怡
神性道之中蟬蛻塵埃之外高人逸士往往有託於其
中者焉可以其方外概薄之哉時隆道興豈無望於君
子其人歟

祁志後序

祁志自先夫先伯公創

始九十年間一有修明其

缺者仲瀟周先夫文望為

一邑冠以

郭彦公以有命虛心述

志祥異之有徽也猶志

人物則以遠不及古邾

大夫父子繼之美尚焉

至為邾魯事

功文章年代得人溫太

真尤以高深者識在

權史制繼念乎故儒

趙伯洋也

字以安若

人孝索復繼不悛在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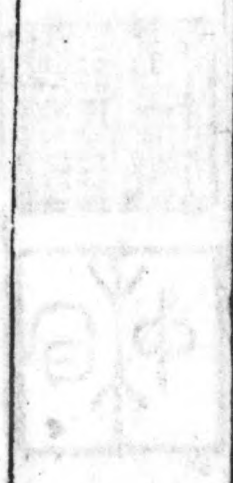
語百也古人於難何足

合故是在此也君子自立

者曰必于雜然世之志
者多詳古略今且疑信
各半故身之考往代與
地志之類近口風土輿志
推建代建言之者稽近
時因革之說代食貨不
若考古時之
禮志卷四
儀制志
建代典
繼代官政之
以表近時
官績傳往代
禮志不若
倚近時是
圖徽建代
藝文以追
考古好古
若後近時

善作以觀見在之所用之立
 列建代人物以列臧否
 必若取后時以子以究觀
 其所尚也或在於一
 家或於時也此人所是
 考亡者當從其
 而作相
 有勉而忠者
 為浮薄
 必由然也
 意此公已
 為人所裁
 在杖頭





Vertical text in the second column from the right, appearing to be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